

純宗大王實錄

卷之十四

未 辛

0220271

11074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230271

民國7.10.10

未辛

純宗淵德顯道景仁純禧文安武靖憲敬成孝大王實錄卷之十四

十一年

清嘉慶十六年

春正月辛亥朔頒賜老人別歲饌仍命存問年例也○壬子應

資老人下批百歲者四十一人○以朴宗慶為弘文館提學○癸丑○甲寅○

乙卯以徐有聞為司諫院大司諫○丙辰備局啓言信使盤纏之以麥劃給非

但別有用處抑又裁作補用於三使行負役輩路需而今則新定約條彼人所

給與別用皆有定數盤纏及別盤纏元數三十五斤減其書狀所需以三分二

磨鍊二十三斤零自戶惠廳姑先分半代錢上下以西北卜定信麥停退條中

稱此數劃給戶惠廳允之○丁巳以宋翼孝為司諫院大司諫○戊午飭農政

教曰歲律已改青陽載屆民事不可緩也各道監司申飭守宰使民極力新春

農務之資務得不愆不惰而凡百守令如有不遵令甲恣於怠忽者監司摘發

論勘馳聞朝廷予當斷不容貸嚴加警罰○教曰賓對既已頌稟籌坐不必全

廢雖今日即為開坐而此後亦宜續為之母至滯務之地○教曰祀典何等

至重且慎而祭品多有欠精高長又有低小者不及昔日申式之典云令儀曹

發關太常克遵成式務加敬念○教曰困圍奏空雖不追古昔近來或有無端

橫囚或有結連留滯非人非鬼不生不滅予甚憫之秋曹必多桎梏縲綫之形

其令有司大者科讞遠配小者區別勘放無罪侵罹之民即宜放還各安生業
○教曰關石和勻王府與秋曹實無異焉聞於近年秋曹所係到配罪類有遭
喪外告官上京與往來本鄉及無端稱頌受由者甚者出沒京鄉至於逃躲者
國家紀綱何如而如渠蟻虱之類故以致邦典之類解極為可惡此後非原典
外切勿許賒逃躲一欵尤可禁斷若有現發者即時論狀用以加倍之律事有
司知悉以杜奸路永絕後弊○教曰堂后入番翰林注書與當直宣傳官分往
城門及內外各營將官軍兵衣薄呼寒之類一一摘奸以來○設人日製于泮
宮○已未教曰詞訟重地民之脊筋係焉自今申明卯酉之赴坐非齋故使之
逐日在衙事候院分付京兆○庚申教曰俄見通信從官啓目軍官以別軍職
差下軍職係是御幕親裨豈可混差於朝臣軍官之列通信正使金履喬為先
施以拿問之典旋即分棟○教曰經筵番次二日空番王堂牌啓昨朝已為批
下而今夜已半淹留院中敢以空番攝入稟溺職大矣在院承旨申綱金履載
亟施遠竄之典未及旬日而并命放○辛酉以李羲甲為吏曹叅議○壬戌次
對藥房提調沈象奎以日氣甚寒御座不設盒爐請罪司鑰教曰龍交椅當設
盒爐而平交椅不設盒爐例也昔者楚制設蓋於接諸侯不設蓋於接隣客而

昭王使設臣有叩闕泣諫者即慮其事之縱而法之壞也渠輩豈可擅行非例之事司鑰無可罪置之卿既以保畜之意奏達此後自卿言為始無論龍平交猗特設盒爐○停諸道春操以歎餘民勢難於徵發也○放定配罪人李普天鄭晚錫大臣言普天年老病深晚錫入直混入現告也○癸亥諭各道道臣守令曰七事之法何莫不好學校興知禮義姦猾息安生民兩者為守令者果無怠忽者乎自今以後各別着念又飭黃口兒弱充丁之弊申明戶籍之法○甲子 惠慶宮有患候藥院直宿進服生脉君子湯一貼式煎入○乙丑設議藥廳移直于都摠府○以李謙會為公忠道水軍節度使○京各司各營進庚午會計簿時在黃金二百五十五兩銀子四十四萬六千三百八十二兩錢文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九兩九錢九分五厘○丙寅○丁卯前數日命別軍職抄出各部饑丐鰥寡與乞幕兩皮雜穀一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田米六千四百六十六石太三萬一千一百七十一石○在合一千四百六十口至是教曰京城饑丐纒命抄啓已為賑恤雖尺布斗粟實有真惠然後可使朝家慰撫之本意有實窮民艱困之苦狀有惠分付賑廳留心對揚俾存哀惻之義賑廳啓言此是特恩分給數爰比賑恤一巡三倍磨鍊可之○戊辰 惠慶宮患候平復撤議藥廳命都提調金思穆鞍具馬面給

辛未

二

子婿弟侄中初仕除授提調沈象奎副提調洪義浩別入直金在昌加資象奎
加輔國義浩加嘉義在昌加資憲以下施賞○以吳淵常為吏曹參議○命飭
各道官鎮門聚點之法又飭宿衛之法無敢代直門禁另加嚴察○己巳左議
政金載瓚請承候命退去教曰 慈候快復大臣承候固宜前日則大有緊重
何不其時入來請對乎仍下縷縷嚴教載瓚惶恐命賜批敦勉○教曰饑口
抄恤適在 慈候靡寧之時况仰體 慈心宜倍恤民尤施示喜之惠者乎五
部民庶中乙卯生可以推恩者各給米帛另加存恤惠堂出往慕華館招聚曉
諭俾知 慈恩慈惠亦令戶房承旨同為進去其疲瘡不能來者京兆郎官親
往傳給一無所遺凡二百八十人○庚午試春到記儒生于明政殿講居首盧
尚熙製居首徐憲輔并直赴殿試○辛未○壬申○癸酉以宋冕載為吏曹參
議○甲戌左議政金載瓚陳疏自引仍請勸優批敦勉○乙亥以李直輔為司
憲府大司憲金履翼為漢城府判尹○丙子○丁丑○戊寅御明政殿受賀頒
教文若曰 慈候久愆常度憂方深於浹旬皇穹默垂眷庥慶旋奏於翼日茲
推孝思爰播羣聽念 慈宮躋八耄之齡而寡躬切萬年之祝千乘之尊以養
聿追我 寧考愛日之誠三朝之禮彌勤恒切予小子祝岡之悃那知喜懼之

際適值疾疫之來榮衛違豫於時寒彌日移直衣帶未解於宵寢在朝同憂幸
因神明之所扶聿觀天和之乃復顧誠孝微薄敢曰有格于天賴 祖宗鑑臨
自致無疆之祐不煩刀圭之屢試幸六氣之宣和已奏七節之無違欣百祥之
湊慶體昔年翔矧之喜愴古歡今想八域蹈抃之情推近及遠肆薦苾於 太
室仍布紉於多方 慈恩責若春陽俾林葱而滋壽考之澤德音解為雷雨并
瑕垢而歸疏濯之休自本月二十八日昧爽以前雜犯死罪以下咸宥除之於
戲教愛因親一世感孚孝之化錫保歸極萬姓宥同仁之恩故茲教示想宜知
悉藝文提學
金義淳製○以元在明為成均館大司成○己卯○二月庚辰朔命施西部
龍山坊民家失火二百六十四間別恤典○通信使賚去國書草本朝鮮 國
王奉書日本國王聘使之禮曠踰四紀邈承殿下克纘洪緒誕撫區域休聞所
及欣聳曷已茲循故常庸伸賀儀至於易地行聘之舉寔出兩國惇好之義也
不腆土宜聊寓遠忱惟冀益懋令猷茂膺休祉不備又有禮堂抵日本上副使
及島主書○辛巳○壬午先是副校理金鏞疏卞李魯益疏仍及批旨與下教
辭意魯益又疏言鏞疏批旨以下數轉語究其語脉顯有不滿之意云批曰今
因爾疏思之渠於復除之後敢以眩惑之計登諸章疏極為無狀為先施以投

界之典配鐸于軍威縣○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教曰辛未卯朔即我慈殿冊嬪後通至五紀之歲與月也天錫純嘏慶叶無疆慈候磐安長樂春和攢手歡欣不能自己茲命十一日早朝左議政以下率宗親文武上進致詞箋文表裹于王大妃殿處所以仁政殿為之各殿宮則勿為封進○己丑大臣禮堂請對以各殿宮并舉賀禮上告下布仰請教曰嘉禮五紀與毋臨五紀有間今番只先進箋於當殿日後加隆於慶禮為好而箋文則當自內親上矣○命慈宮患侯平復陳賀時禮房承旨李義甲加嘉善左右通禮尹之鉉權斌宣教官徐俊輔加通政○庚寅宗親文武百官入就仁政殿庭進致詞箋文表裹于王大妃殿如儀○辛卯召見通信正使金履喬副使李勉求辭陛也上曰雖是不遠之地且與入江戶有異而係是客地彼人接待諸節着意檢察好矣履喬曰與彼人接見時臣等當以今番信行之只入馬島因渠輩懇請朝廷權宜姑從為辭矣上曰何時可還乎履喬曰似當拖至秋間矣上曰無事往還也賜物當自外頒下矣履喬曰在前信行時有從事官故例兼行臺檢束一行矣今則無從事官臣及副使當量宜檢飭矣上曰兩使臣當量宜為之而副使專當舉行正使亦為檢飭好矣○以徐有聞

為公忠道觀察使○壬辰詣 太廟 景慕宮展拜○癸巳○甲午義州府尹

趙興鎮疏略曰威化一島在於六島之下流三江之內界徒然為一望蘆葦之壚半日射獵之場臣就審其形便相度其土宜則長為十九里廣為八九里土性腴沃形止平衍又無松江諸坳蒸堰之費而只畫區域便可耕作年久廢陳生穀必倍今若闢此等棄之土使將散之民趁今許墾則屢千島民之失業者皆將有土而安堵矣蓋此島許闢之論其來久矣丁巳戊午間壯勇營設屯之議稟覆蒙允幾就經畫猗我 寧考聖鑑俯燭或慮京營之設屯邊土反貽民弊旋命停撤事實如此非有他故然則此島之當闢不待兩言而決矣其西有楸桑兩島及數小小島嶼又其西有鴨江定為兩國界限而自前彼人之偷江上下潛入龍川薪島者必由楸桑兩島經宿往來故自臣府無時搜討而以威化島間隔之故每不能詳察臣謂彼六島及麟山諸鎮無地可建之把幕移設於此島與薪島相為內外犄角之勢則防守察飭比前尤密真所謂一舉兩得萬全不敗之計也批曰令廟堂爛商稟處○乙未○丙申○丁酉畫講知經筵金履翼請招延儒賢從之○別諭大司憲李直輔經筵官宋穉圭宋啓榦金直淳○戊戌畫講○己亥畫講○庚子畫講○以金在昌為刑曹判書○公忠

前監司金箬根以保寧居前宣傳官李恩植誘引洞內私婢月連而其父長瓦
懇乞出給則使奴結縛足踢長瓦舍寃自縊之狀馳啓教曰武夫固難責豈可
行惡於村民至於自裁乎為先令義禁府具格拿囚限死嚴刑使之一一取招
持平李鍾運疏請令府隸拿來從之禁府照律發邊衛充軍○辛丑晝講召見
公忠監司徐有聞辭陞也 上教有聞曰歎荒賑飢之政前道伯亦必對揚而
迎送之際尤可着念卿下去須盡心為之也又教曰公忠一道地方未廣而儒
賢士夫比他道最多乎同知事閔耆顯曰地方則雖小而士夫之多亞於畿甸
矣 上曰今亦有讀書之士乎耆顯曰今亦有旌招之二儒臣而故家子孫亦
有讀書篤行者矣 上曰公忠道民弊偏甚於八路乎耆顯曰本道人民富少
貧多舉無恒產若值年穀之不登輒有違汲之憂再昨年昨年苟非朝家軫恤
之偏安得以按堵如故乎第其切骨之瘼軍政是也黃白之徵非仁人君子所
可忍者又有一二年凶荒則必將散而之四矣 上曰聞甚矜惻矣此道則卿
之所耳聞目覩而諸道民弊之在在皆然推可知矣耆顯曰臣於庚申年奉命
往北關矣北關之弊尤有甚於此者矣 上曰北道是我龍興舊地豐沛故鄉
人物風俗必多有 祖宗朝深仁厚澤入人者深矣耆顯曰北關則專尚弓馬

之技往往有絕倫之藝朝家以為北門鎖鑰矣近來則朝廷獎勸之政漸不
如古弓馬之技廢却已久非細憂也上曰甚可惜也特進官朴宗來曰臣亦
曾經慶源府使而略知北關之俗矣深北則或過二千餘里王化未暨風俗迷
蠢守牧不得行其政令且多不闕於文字每有綸綍之下者官長謄諭於坊曲
則風憲亦不識丁不知曉解或有終身不識朝令之如何者其風俗淳樸則有
之而以王化之未及每多愚悍之習六鎮官操凋弊邊禁日弛城堞軍籍無一
可恃矣上曰卿之為慶源在何時乎宗來曰先朝以北關民之每思文官
特除玉堂久次者四五人臣亦忝在其中矣○冬至正使李集斗等以自燕離
發馳啓○壬寅召對命冊子以詩傳為之○癸卯召對○甲辰晝講○乙巳召
對講詩傳蟋蟀章上曰唐風一篇皆可監法而蟋蟀一章尤可見思深慮遠
之切要也大抵當初封唐由成王桐葉之戲則其後三子之亂其或由於此而
緣其一言之戲有此封若之舉則不無未後之弊幼而習之長而行之且天子
無戲言成王削桐之戲雖在冲年豈不為過失乎○丙午晝講○開城留守南
公轍以穆清殿敬德宮奉審無頌啓教曰前朝各殿陵墓何等至重而亦是君
王也焉敢不盡誠敬今因此啓追體列聖之義以其奉穆敬兩殿之餘力另

留對揚於前朝殿陵墓之修飭我朝開基宮室前朝開基宮室與前朝我朝城
宇墻垣之前有今無者留守消細錄書馳聞○丁未晝講 上謂承旨金著根
曰湖西荐歉賑政纔畢今則飢民果皆莫接耶著根曰臣於再昨年待罪湖藩
連值亢旱及至大無抄飢設賑兩一道之中公甚於峽幸蒙自 上軫念優劃
賑資許多飢民賴無顛連之患矣 上曰飢民若莫接如初則誠幸矣著根曰
湖西民事不至如湖南之暹汲而癘疫死亡亦不甚多麥農若登熟則當尤勝
矣○戊申晝講○以右副承旨李勉昇為谷山府按覈使左捕將吳毅常為谷
山府使以該府亂民有奪符逐倅之變故也○以鄭學畊為左捕盜大將○三
月己酉朔召對講詩傳鷓鴣章 上曰周公遭骨肉之變能以誠意感動成王
且至誠輔佑周家之文物郁郁可傳於後世者皆周公之功也成王因鷓鴣之
詩一朝悔悟親逆於郊八百基業實由於成王之一悟矣然則非周公之誠成
王雖有賢德無以悔悟非成王之賢周公雖有至誠無以感動周公之誠成王
之賢即此而可見矣侍讀官李志淵曰聖教切當矣 上曰今因召對有王堂
李東煥所奏引車鄰章陳勉數條極有推移敷演之本意蓋指廟務之益加勉
勵者又因其下豳風之講章另念民事一歲之豐歉專觀歲頭之勤怠此意令

廟堂發開各道使知臨講筵對章逐句惓惓民憂之意○教曰今年即 仁宣
聖后嘉禮三回甲也欲幸 仙寢小伸微忱而道路稍遠雖不得如意往展省

謁不可無伸忱之禮令大臣議于禮堂博考典禮可合今日者謹商稟處○教
曰再昨年有各道舉民隱錄啓之命而夏間次第登聞下廟堂使有實效今已
過歲尚無一弊一瘼之稟處矯蘇烏有當初本意乎自上既已提挈綱領其小
小微細者廟堂自當從而草記變通以此知悉○庚戌召對○備局啓言臣等
謹與禮堂博考該曹可考典禮則粵在 先朝乙卯以 桓祖大王誕降八回
甲有 定陵遣大臣攝行酌獻之禮亦於己未 端敬王后舟梁回甲有 溫

陵遣大臣攝行酌獻之文皆因特教令該曹舉行今當 仁宣聖后嘉禮三回
甲之歲攝行酌獻之節以乙卯己未己行之例倣以行之恐合事宜即令該曹
擇日舉行允之○教曰 皇壇祭享之一節一目 列聖極盡誠敬侑舞雅樂

器服之不鮮者一悉補造鍾鼓管籥千戚翟旒俾得整齊毋使破服缺裳錯舞
雜容失儀於至敬之地因此思之叅班武士馬可以戎服叅班亦以權着冠服
○辛亥召對講詩傳伐柯章 上曰此章言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夫刀劍等屬
無非可用而必言以斧而伐斧柯者蓋謂器之所用各有攸當由是觀之周公

以前聖帝明王何限而唐虞夏殷之所以為唐虞夏殷文武成康之所以為文武成康以至於漢唐中主之所以為漢唐中主亦何以異於此而自可見事事當其職也漢唐中主亦非不以堯舜三代自期而亦非不知後世之人論漢唐之治不過以漢唐之主視之然而漢唐之治終止於漢唐以至於其時臣僚亦足為漢唐承佐之臣而已唯貞觀之治為勝而太宗亦豈不知堯舜之可法桀紂之可戒而後世之於太宗亦不過以太宗視之且太宗之平生自期非不在於聖王之極層地位而其政事規模之後世可採者亦不過貞觀之治而已矣閣臣李光文曰漢唐之主止於漢唐者不行三代之道故也 上曰漢唐之主非不欲善治而各以其道而已矣以孔子行王之心戰國之時道未得行蓋神龍之潛飛變化皆有其時而天地運數無往不復聖人繼作其道則相傳使愚夫愚婦亦知有聖人之道然而王道終未得行於戰國之時無乃天運衰而人心亦衰未能振發而然耶○壬子召對講詩傳鹿鳴天保章 上曰今日進講之諸詩皆好而天保一篇多言頌禱之意夫人君代天理物愛恤庶民禮待臣隣則羣下亦當勉其君德期望以堯舜吾君而已且死生有命壽夭在天天之感應只係於君德之如何而詩人之不先陳勉而必以日月松柏等語祝之者

太涉浮夸三代以前似無此風如漢宣帝亦稱明主而先儒猶以為漢德衰矣不及於文帝之時今此詩人之以是頌禱猶不及於文武之時而然歟侍讀官李志淵曰人臣受君上之賜以其願忠愛戴之心頌祝福祿非如後世諂媚之風矣○癸丑召對教曰今筵聞儒臣所奏而思之農桑養民之緊資培植潤盛專在天雨之均而始功載績亦有守宰之董飭向日傳教提舉七事中三條而茲因筵奏復諭七事之首各道方伯着意對揚務存來秋衣帛之資事自廟堂發關分付○甲寅召對○設三日製于泮宮○乙卯畫講特進官訓練大將李得濟啓言生財不如省費本局之下都監即工匠立役之所而逐朔上下其數不些便是尾閭烏銃火藥兩色郎廳及各所監官四人俱係冗官此後請隨窠勿補其代從之○設庭試武科初試○丙辰召對○丁巳台對○教曰叅贊官登筵文義歷舉日前自上文義之未暢者縷縷陳奏言出衷曲豈無體念然其日自上下教蓋言堯舜姿稟本聖漢唐中主姿稟本儒是故堯舜聖而益聖漢唐惟其不能奮進故儒而益儒後世以公心觀之堯舜一事一政雖以堯舜辭其為聖不得奪天下之咸頌漢唐則一政一事既未聳然驚動者不得脫漢唐之稱堯舜自以為堯舜漢唐雖歷千萬世決不得堯舜之名予意非曰漢唐末

世自此漢唐以後世降俗微難以比於堯舜今日事政動合天則則堯舜何難
日前下教只以後世公心觀之論之而已矣何為捨高而就卑向日筵說反復
言之且下番王堂有所未瑩故期於諦聽曉告再三者良以是也若如參贊之
言則少違當日文義之本意向日筵說入啓之後取見記注則果如參贊之意
矣注書職責固當實記本教而已何敢不詳不消使筵說傳後當以為如何耶
事體萬萬未安當該入侍注書削去仕版門外黜送俾知上教體重筵說至嚴
由此思之此後自上若有踰於宋神宗非常之教惟當左右史書之藏之名山
注書記之載之院記此則雖使人君之威不得撓奪其間大抵逢君之過罪也
長君之過罪也誤聽人主之言貽累萬世亦不為無罪此教非但今日此文義
之所由政院及堂后藝館知其此意凡於大小政令一動一靜須即直書務得
光明事詳細銘悉○教曰俄者傳教之後更思之近來筵說諸臣奏語多有美
麗雕飾一說之中有若累月思之而為之之短疏某日登筵雖使積思久量必
止其說之半而已許多說話何若是美麗雕飾乎且聞近來筵說諸臣筵退後
以舉條樣構草簡通送于堂后云然則雖一字一語必有加減豈有記注之本
意乎此亦注書不可不知惟當真實記注之意承旨申飭○戊午詣 明陵展

謁親祭仍詣 翼陵 敬陵 弘陵 昌陵順懷墓展謁○己未畫講○庚申

畫講○辛酉畫講○命禮曹判書金羲淳罷職兵曹判書李勉兢越俸一筭宣

傳官金益彬李億充軍以 陵幸時自順懷墓詣 敬陵時旗鼓侍衛誤向

明陵故也仍教曰今因事端思之大抵 陵園墓本有次序以一局內 陵寢

皆有展拜之命則其展拜次序亦當謹從 陵寢次序今番舉行實有如何此

後則一局內皆為展拜則一局內展拜 陵寢亦從次序謹宜或有局內之有

墓寢而墓之於 陵或有先後次序則謹當不拘轉回還徃又或有 陵寢之

於墓寢次序有墓先 陵後則展拜自當墓先 陵後此亦道路不便則亦當

不拘此例只從 陵墓次序若有局則二而其於一局內 陵寢中之為二局

內中 陵寢次序之後則自有不拘次序先從當局內諸條次序儀曹知悉○

教曰謁 陵之禮斷當謹從次序勿敢違越雖以西 五陵言之當先謁 昌

陵而次謁 敬陵次謁順懷墓次謁 翼陵而程途之迂回有不可論此則蓋

言一局之內只當從次序也至如親祭處不當拘於次第假令如今番親祭

明陵則當先祭 明陵而次詣 昌陵 敬陵也又或歷謁 各陵程途相左

判為二局則不當專從次序如東西 諸陵俱有展拜之命則當畫謁 東陵

然後更詰 西陵不當纔謁 東陵一位復謁 西陵一位又詰 東陵又詰
西陵往來屑屑徒傷事面之為也至若順懷墓展拜之先於 明陵雖若無
陵墓輕重之別而順懷墓世代既尊且歷臨為便兼此二者從便歷臨似無如
何之端矣○教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而八道飢民必有顛連辛
苦之患寡躬否德恩不究民澤亦不布宵旰思念極用惓鬱噫一道之內許多
事弊難以毛舉况八道衆民之多瘼者乎歲首多有提子本意教于方伯守令
而其後每日無有不思若不對揚其罪將何另加惕念俾有實效昔在 英考
至有招入衛士之鄉居者詢問洞燭至今載史正合今日體述令廟堂大會鄉
民之編屬衛士者一一曉撫期於盡悉諸弊論理登聞○教曰近來殿座時小
次出入之際侍衛必有鞠躬屈伸之規古者雖入侍諸臣只跪坐而已况介冑
有不拜之義乎 先朝有親製下綸音此可為後世法矣承旨李錫夏曰 先
朝動駕時使祇迎百官毋得伏地只使之聲折而已 上曰祇迎百官雖俯伏
猶未為不可今此侍衛之屈身其為反傷體貌當如何哉繼自今申明舊制又
教曰詩云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喉院仕進自有當規近來承旨仕進全不差早
此後各別留念舉行又教曰詩云薰葭蒼蒼白露為霜有國者不可以無信連

年以來各道應薦多有登聞而銓曹不即甄拔者實深悶歎喉院須悉此意分

付銓曹又教曰關防重鎮豐沛故鄉文武宛然寧容選部不舉廟堂諒體此意

期於振勵○以曹允大為弘文館提學○壬戌畫講○癸亥畫講○行翰園別

春秋李光文洪三點李龍秀朴齊聞○甲子設慶科庭試文科于景福宮取李

升烈等二十人武科于慕華館取洪禹恒等一百九十八人○畫講○以金履翼

為禮曹判書金魯應為成均館大成司○教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民無衣食

其何以生然耕之家一而食之家十種之家一而衣之家十無食無衣少老亦

無以依賴是故聖帝明王之所常懂懂而民之由此而生者豈不信哉孟子曰

民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事親敬長禮之大也睦隣親

友禮之中也服事勞力禮之末也知斯三義國寧民安苟究其由實是食衣之

裕而亦不可以專飽專煖而忽於三義者明矣自從近年民之有忽於三義偷

牌犯官斷鄉好訟之亂比比有之言念及此實極寒心矯滌掃革之道尤在農

務之惓惓勉勵而禮義之所以大布於衆民之至愚至蠢者正當今日之急務

也咨爾諸道方伯留臣體此意亟思惕念奉行之意事喉院下諭于八道四都

○教曰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上天之威豈不畏而且懼哉歷攷前史有災

必書而近日則雖或有災異之非常者而雲觀無一警告者蓋欲諱災而然也至如虹貫等現著之變則固不待書而民皆知之而其餘災異並不書示此則全無古人所以必書災異使之修省之義意也雲觀敬體此意凡於察望之際十分謹慎勿以此災此變或有如何務從實直期於欽哉又教曰列聖御製御訓實是後嗣王敬宜鑑法者也禁苑建奉謨之堂西院置奎章之閣懿訓徽規允切於今日宋臣范祖禹有言曰欲法堯舜當法祖宗咨爾內閣弘文儒臣欽式欽敬須當御筵之時必舉列聖朝製訓敷勉文義○教曰太廟享祀其何慎嚴粵在英考每念其駿奔之有怠嚴於佩玦趨蹌之際飭其灌鬯進退之節及我寧考繼述至義雖使無識守僕輩亦知敬悚兢畏之心小子叨位以來夙夜審懼罔敢以緩帶惰容周旋於殿戶之中咨惟太廟提舉盡乃其職憧耿註贊○乙丑晝講○教曰各道道薦拔用事已有成命且於政望寢郎有擬入於傳教後者銓曹對揚實為歎美如是做過何事不熙因而思之各道抄上武士之設始法意至為嚴重而連有被選於該道反未及中式還為下送者毋得如前怠忽實心選拔以答國家免置之義事分付○教曰文武專經實是義規予嘗臨殿受講覽其舉措章句吐釋太無通曉微辭奧旨尤安得

達噫儒生之燈前窓下多歲辛苦白首老死難登科甲者猶由法式至嚴之致至於年少力強文武小官豐衣裕食何有憂愁遽然一第廢其講業哉若使文臣杜門家庭潛心理學講究於聖賢之旨踐言篤行修事於禮義之方則豈有醜拙之如是彰露哉自今以後文武三品以下專經應講者主試命官區其文義未暢對辭窘遁者嚴加警禁俾無誤訛之弊文臣亦宜痛自刻責深留奮勵之心武臣凡於當直赴所之日亦必挾冊而入熟讀多遍但勿以金鼓刀槍為主意極思表裏精粗之處通及奉公事君之道事禮兵兩曹銘心文臣飭教有加武臣者文臣實重於武臣故也○丙寅畫講○以金履度為漢城府判尹○教曰太學賢士之所關德性修身之根本也世無賢士難以扶持人無德性不能拔萃今之太學諸士果有為國家之所依賴而氣質之拔萃出類者將有濟濟有美於來後獎拔之時乎宜自今日警奮讀書躬行操存以資愛親隆聖之道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久遵至教永孚于休泮長與博士長官偕往丕闡堂宣諭儒生○教曰關西禮義之地八條敷教至于今民服人信億萬年鞏基不拔之業著於後世者豈非箕子之功乎我朝衣冠文物燦然有備赫然有盛者又豈非箕子之功乎昔在 寧考有享祭于麗朝各陵之命而今之關西伯

奉承舉行者况箕子殿比之麗朝不啻百倍者乎令藝文館撰出祭文下送關西設祭於崇仁殿而道伯親為獻官諸執事官各自致誠齋潔以盡敬禮事禮曹知悉行關本道○丁卯詣北苑行 皇壇望拜禮○戊辰召對○教曰五衛古制雖難復設關內揔府至今尚存法意攸在其不可能者宜矣然近來所謂五衛都摠府者名色則好而凋殘則太甚故全無行號今近宿衛之意自今以後益加修舉至於四所巡更論之一從丁酉之後又雖有復設而觀其軍人服色則實是可駭豈可以似此衣制近於宿衛哉令兵曹一依關門騎兵例製給衣巾佩刀持有錫匣鐵杖部將亦以帽紗短軍裝往來事到底申飭○命旌忠臣趙清老及其子榮緒之間禮曹因儒生上言啓言清老父子當 端廟六臣被禍之日捐軀殉義合施褒典故也○己巳晝講○教曰八域民庶巨癘熟弊難以詳知予嘗悶恤令各該道臣四都守臣分條作文俾為燕暇常目之地事分付格例則如劄子樣為之主立綱設目之意一體知委○教曰王政必自經界始堤堰修築其規實好向來戶部郎亦有所奏各別申飭各道○庚午晝講○知經筵洪義浩疏略曰今番庭試臣之族孫遠謨改名龜遐而獲忝科榜矣其上一字有犯遠代祖諱臣之諸宗莫不驚駭有不可以此名使之應榜伏乞

亟還本名仍令有司議罪批曰事固妄矣事既往矣叅酌分揀因施前名○辛未召對○教曰獄囚多滯極為矜憫令秋曹審理以聞○壬申召對○癸酉召對上曰皇明之治比諸漢治則果何如也叅貧官閔者顯曰漢高帝躬業之初約法三章規模寬大風流篤厚西漢之治後世難及矣上曰皇明文物燦然具備比諸盛唐之時果何如也論以文質則近於質遠乎文遠乎者顯曰果為文勝矣上曰三代盛時文質得中而漢唐宋明固難比擬於三代之治且以唐朝言之太宗之後皆無足觀矣者顯曰太宗以英雄豪傑之主能做貞觀之治而但假仁借義而已矣上曰漢之宣帝專尚吏治而終不可及於三代之治何也較諸五霸則差勝歟者顯曰宣帝之治綜核名實漢世良吏於斯為盛矣教于玉堂諸臣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人有切磋琢磨之功然後可以明哲保身進德修業雖韋布之士尚猶然矣况在上之人君乎自今以後凡於經筵召對行於無故日而或有頃稟停止者即自玉署敷陳故事數條以代講筵○教曰嘗聞古語云作舍道傍三年不成近來百隸怠慢全不事事甚至有有事作議積年不究此後凡於廟謨之聚議諸宰者速即商確務得究竟○寧陵酌獻禮獻官大臣以下施賞○教曰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近

來大臣行路每除各務差使負為其民弊省略減置事則好矣而大臣體重不宜如此此後則皆令依式待令○遣史官看審四郊農形○甲戌召對○乙亥畫講○次對○以金義淳為廣州府留守○丙子御魚水堂行文臣製述○丁丑召對召見領府事李時秀時秀啓言關西諸邑中平壤江界義州三邑為一路都會近來公私凋弊不可不及今矯揀義州許壑威化島一事即官民之日夜所顛望赴此春耕前然後開荒闢萊始可播種矣江界前後麥價當捧者為四萬餘兩限年分捧如諸道徵逋之例亦可少紓民力平壤收布軍為三萬餘名而逃故相續虛伍莫充城內市廛甲子火後殘破不成貌據各庫留儲木二千餘同一年應下不過十五同就木儲中量宜出給市民使之分年改色軍布市稅俱係支放公下許劃本道加分耗每年一千石市廛則從略蠲稅軍布則查實減額以所劃耗分排給代又言關西權管一窠作本道武士初仕窠請令廟堂爛商稟處備局覆啓請並施行兵曹請以甲巖權管定為遞付窠並從之○以沈象奎為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前望點下也○戊寅召對○備局以前後諸道各都陳獎冊子回啓言慶尚道陳獎冊子判付內安東稅銀事數甚零星特為永減事分付該曹諸邑中金山咸昌兩倅所陳最為勤渠可採

與他諸邑條陳中可施者令廟堂稟處事命下矣其一金山還穀夥多年增歲加只存國家所知之穀悉罷各司取耗之穀事也所論非無意見而各衙門所管亦各有經費之不可已者則遠議革罷非所可論置之其一簦丁之弊專由於冒稱兩班圖免身役悉罷簦軍納布之規更明身役之法所謂兩班常漢考按其籍納其役價事也欲一依古者有身有庸之法無論班賤按籍納役價定制施行而此有先輩之論講之已久迄未歸一更加爛商得其十分可行之端然後稟處其一田結之弊專由於不為改量大均一國之田而改量尺數一依九等之法盡革結夫之制事也罷近日結束收稅之法行國初計畝分等之制各衙門屯田各官房免稅悉為革罷盡入兩稅之額為宜云兩古之計畝今為尺量設有未得其要之歎行之已久粹難更張屯田免稅等名色亦非一朝可以革去者置之其一盈德船稅名色甚多海民受弊隨頃隨減從實作摠俾免橫徵之弊事也船摠有減稅納如數此是海民積痼之弊沿海諸處大抵多如此稱究之端既聞之後不可一任其如是令道臣往復該廳從長矯揉其一訓局砲保以純木收捧禁御軍保錢木叅半此後則依他軍保例叅半與純錢時一例施行事也沿海土性既不宜綿錢木叅半之請雖出便宜之道而砲保事

體與他軍保有異設有遇歉權宜之時若欲作為恒式年年代錢則有礙事面
置之其一河陽軍丁之紊亂應役之不均都在於各據冒屬不能汰定之致冒
禁投托者查括填充而罷其本縣匙山之烽燧以其本軍百名移充於良役各
頃之代事也以藁爾之邑應役之戶至少而軍摠則洽過三數倍以此較彼太
不相當切骨之弊在所當念而移疾他邑既無其路至有罷烽得軍移充關額
之論而觀其所陳則前有慶山城山之烽後有永川城隍之烽各有照應而該
邑之烽則處在邑後元無遞傳之處則只憑永慶兩處之烽自起自滅而已事
之無謂莫此為甚依願革去恐無不可而事係邊警終有難慎分付道臣細察
形便緊漫論報來後稟處其一還簿之紊亂由於名色之浩繁但置其軍資
常賑各營等穀名色半留半分而各營耗條從市直取用事也雖是各邑通患
以至小之邑有切苦之瘼矯揉之方宜莫先於半留之法而各衙門取耗之道
本自不均減分之政難以遷議關飭道臣另思裒益之方以為一分蘇掾之地
其一田大同上納時京外吏屬之情費逐年增加嚴加禁斷各營例納及別卜
定情債各邑貿易等名色磨鍊定式事也情債之弊無論京外日滋月甚從前
申飭不翅一再此不但一本縣之弊而已關飭京外各衙門嚴加申禁其一奉

化以至殘之邑史閣守護實無獨當之勢請割安東春陽一面以資守護事也
疆界移割事體不輕前亦有此論輒皆牴牾而不諧今何可遽議移屬置之其
一覺華寺僧軍依五臺山史庫僧軍例特為給料事也覺華寺僧料雖有江陵
茂朱江華三處之例幾年未有之事不可到今遽議置之其一咸昌禁御軍之
填關每以民戶中稍實者庖定故民思免役投入驛屬另加肥櫛事也良民投
入驛屬要為免役之計此實列邑之通患關飭道臣另加察飭其一還穀較戶
太不相當請得五六十石移貿當年耗條自本邑從市直作錢事也減價移貿
既違詳定之式則移貿之處石數隨減此不無掣碍之端而民瘼所關法有弛
張在前一二邑亦有似此許施之例分付道臣稱量事勢啓聞後稟處其一烏
嶺軍餉其弊尤甚今秋捧糴時折半移劃平倉又於所管五邑內參量邑力戶
口以為均節事也烏嶺餉米事體嚴重歉歲之分數捧留不過一時之權宜常
年則不當引此為式至於移送他邑雖有邑力之大小各有事情之掣碍置之
其一各邑上納時人情名色甚多如有法外私捧者亟施當律事也列邑同弊
依河陽例一體申飭其一山清田稅之木貿取他邑為民巨弊以錢代納事也
本邑是峽縣木綿非土宜貿納之難其勢固然惟正之供事體不輕遽議更張

有所不可置之其一軍丁多額依他邑移定例分送於諸邑事也軍多之弊亦所當念而移送他邑他邑亦然置之其一軍威架山餉穀移屬於漆谷漆谷平倉穀換捧於本縣事也架山城餉為弊不少而平倉之捧留他邑之移送事多掣礙置之其一各樣軍布之代錢參差不齊若值綿布價翔之時則或至四兩之多元納外雜費與磨勘債或削或減更為一定之制事也各樣軍布代錢之規本自參差均齊定式有難遽議置之其一延日礪石常貢外各司別定之弊嚴飭事也礪石採之至難獎則滋甚雖在例納之數尚多可悶矧此別定之名尤宜軫念從前申飭慮歸例套更加申飭於該寺俾無此患其一葛坪大松止松三封山即為革罷許民耕墾事也三封山居在原野之中未免童濯之患以耕作則裕民之食以封山則貽民之疾信如其言不可因其名而徒受其害關問道臣詳探形止後稟處其一長髻上納訓局禁御營及他衙門軍布並許純錢永為定式事也雖非宜綿之士軍布體重永定純錢事體不可置之其一上納大同之木遠地換貿其價倍蓰以未換劃於下納而上納木則代劃於近京沿邑事也大同上納木之難於下納米事勢則然而分劃之利害有難詳知今道臣酌量事勢報來後稟處其一泗川騎步兵三番每有情債所費有倍自今

勿為分捧合作一番與禁御營保錢一時上納事也騎步兵分三等上納未知
法意之何據而分捧如果為弊省費在所當念捧甘各該營使之從便措處其
一機張漂倭只以止泊發船兩次馳報而若乃兵營則左漂之時依水營例馳
報右漂則亦依巡統營例一二次合成一牒以報事也漂倭問情固有關係而
九處馳報疊送七八次雖緣所重亦多為弊依其所報左漂之時依水營之例
右漂之時依統營之例合成一牒如無甚掣碍則亦為省弊之道令道帥臣量
宜施行其一以倭料還米畚給實由無儲置之致新結米下納條中除出數三
百石儲置以為給料事也倭料會減於儲置雖是例也而儲置無有換米以給
此實為弊然欲祛此弊事情亦有掣碍置之其一持者雇貫以道內元會米中
二千二百石換劃本縣半分耗中一百石每年取用事也持者掇弊在所當念
而元會米中換劃有難遽議置之其一熊川漂倭糧料磨鍊不為不多而濫觴
為弊自今以枰木較準定式施行事也漂倭給料之時濫觴之弊不少枰木定
式足為矯揉之端一從己例務加節約之意分付道臣申飭施行其一破傷漁
船拘於稅搵不得懸頓依致敗船隻懸頓例施行事也一依盈德例施行其一
聞慶邑掇凋殘高州山陽五面還屬本縣事也山陽五面割彼添此誠為蘇瘼

之端地界有限定制當慎不可遽議移屬置之其一軍餉小米多積腐傷還民受害每年限二千石作錢減至八千石後始許半分事也軍餉小米多積腐傷誠如其言如欲作錢移轉事情與咸昌一般令道臣量宜區處其一慶州封山為民痼弊特為革罷事也封山之弊有木而不適於用徒貽許多民瘼則名實之不相符如是然外邑事情有難詳知關問道臣待報稟處其一安東軍額除其雜頃難以充額兼役者多故民不支堪投入驛屬嚴飭查括事也良民之避役投驛非徒此邑獨然有驛諸邑在在如是郵簿關牒徒致紛紜有駭事面關飭道臣查考形止案如有作奸可疑者一一查括移補軍額俾絕後弊其一田政紊亂其所釐革惟在改量待年豐經紀事也曰政之紊亂無邑不然庚子量田今至百餘年膏瘠異前境界不明稅漸有縮民亦受困改量一事在所當行從前一二邑亦有試可而難保無利害之相隨此惟在守令察飭之如何更加爛商舉行之意令道臣知委其一還多為弊無論某衙門穀耗條勿為會錄當年作錢勿復添還事也耗上生耗漸至多石誠為滋弊之端各衙門穀耗條必於當年作錢俾勿添錄為今日揀瘼之一道前以此事有所筮稟行會而更加申飭俾絕後弊其一牛邱峙店民都散銀脉已斷永減稅銀事也永減之特恩

出於為民之盛念分付該曹知委該道使積年受苦之民咸知如天之澤其一
羊場為弊如以革罷為難移送於宜羊之邑牧羊之民並定良役填代軍額事
也本府踈於牧羊之道會案所付名存實無至有斂民充額則為弊滋甚令道
臣深量矯揉之方從長變通其一上納時情費濫觴先自京費矯正事也歲益
濫觴名色多端外邑受弊可以推知前後申飭不翅嚴明而邑弊如前列邑說
弊一辭同然清河咸昌等邑已有所論列更加申嚴之意分付各該衙門其一
本邑穀貴民貧連阡旱田引水開畝事也歲之豐歉專係水田之有水與否枯
棹灌溉其力也小不如水車遠矣第以我國民俗狃於素習忽於初見雖有水
車亦必不知為用然苟使自官善於倡勸服習則必無不行之理一用之後為
利必博本道昌原已有試用此法聞亦食效今於本州亦做此例從便試用之
意分付道臣使之知委該邑其一尚州還捻太多減衙門盡分之穀增常賑半
留之數旱田之為水田者依水田例災頃事也還弊蓋是諸邑通患欲減盡分
之穀作為半留之數非不為減分揀弊之道而事多掣碍難以還議旱田之為
反畝者不為給災自是例也而若於未改量之前許使變通則田政益多淆亂
為弊必多置之其一砲保依他軍布例常年錢布參半綿貴純錢代捧事也都

監事體與軍門有異雖有一時之權宜不可硬定而為式置之其一星州良丁之投驛者查括還入事也良丁投入驛屬者查括還入自是不可已之政至於戶布事前輩之議屢欲行之而不果此二條已於安東及金山咸昌有所論列一體施行其一還弊指難勝屈除却軍餉賑資外盡罷各處勾管或置屯田別樣設施事也說弊多有意見而至若罷各處之勾管議屯田之設始事非猝乍可論今姑置之其一軍政紊亂革罷束伍名色受布諸軍還付操鍊與束伍良丁通作正兵事也以雇奴與良丁通作正鍊察其勇懦分作正兵保兵事係軍制猝難容議其一量田年久田結紊亂米布上納情費多濫事也田結之紊亂情費之繁氾近來痼癘隨處皆然而已於安東等邑論列一體施行其一大邱上下納米木一依京司收租分劃舉行事也上下納米木多寡便否在秋事之豐歉有難先時而預料且列邑亦必有似此等處有難一一許施置之其一堤入結卜尚未蒙頓堤下作者白地分當依量案堤陳例頓減事也令道臣更加詳查徃復該曹從長變通其一金海沿江田結浦落無常灾頓偏多土薄等高之處量宜降等事也沿江處等高之田量宜降等雖為蘇獎之端既不改量徒欲降等事有掣礙置之其一鳴菴兩島蓋戶日縮公貨中劃出二萬兩無利之

錢分給島民限年分捧事也從前揀弊之方可謂靡不用極而弊隨而生無藥可揀至有此二萬兩貸下之論以一島烏聚之民資益為業本無恒心則雖為一時之幸必為永久之弊置之其一箭竹之公私費用極矣產竹之田只為二處移送他邑事也竹產漸不如前該邑為弊可推而知然沿海諸邑之竹弊無不如是雖欲移疾其勢無路置之其一海民之凋殘專由捉魚之役賃船之資本邑漁船四五隻移送他邑事也本府捉魚船之多於諸邑未知當初排定時有何所據而只聞本邑說弊未察他邑之事情遽議移送恐有掣碍令道臣詳探矯揀之道從便施行其一軍搃多額為弊偏甚移來之軍還屬各邑事也當初分排於該邑既出不獲己之政到今還送有難容議置之其一寧海黃腸封進之時無可作板者收錢賀封從長變通事也山皆惡石地不宜松斂民賀納事甚切閩黃腸事體至為嚴重不可遽議更張今姑置之其一本府分界之前有大所德峴兩烽烽軍為二百名故軍額苟艱德峴烽屬之英陽烽軍百名自英陽縣充定事也兩烽為弊在於英陽分界以後而今若移送烽守烽軍於英陽則英陽事情亦必有掣礙彼此之間為弊一般置之其一軍布中砲保樂工同是布也而價則不同民以為難事體則然而定例已久猝難釐革置之其一

益釜八坐中一坐釜破更不改備稅錢頓減事也釜破戶亡已至多年白地責徵誠甚可憫分付道臣摘奸後往復該廳量宜變通其一密陽東西南北俱有栗林南北兩林甲子起墾土不宜種還作栗林事也東西栗林即千年古藪不可一朝遽革者也不但供獻之所重以其有栗藪為肅川激流之大防民田賴此得免決破關係民生之利害亦云不小而中間斫藪為畚之計太欠商量一自成畚之後蒙利則至少而為弊則滋多聞本邑民情皆願還作栗林令道臣更加詳察論理狀聞以為矯揉之地其一本府兩封山依梁山例特為革罷事也有封山諸邑之說弊大體略同依慶州等邑例令道臣詳察報來後稟處其一鶴院天設關防築城備禦事也論其形便固是設防之地陰雨之備在所當念從前此議亦已久矣而萊府金井之築告功未久制置尚有未完徐待事力之稍裕更加爛議恐為未晚其一東萊金井山城置屯田設屯之資每年自巡營劃給山城錢餘在三萬兩內限萬兩次次移付事也為山城措置之方有土設屯募民耕食誠為捍禦之要道自古守邊之議莫不以此為先該邑所論深有意義使道臣爛加商確消詳報來後稟處其一海弊比他最甚漁條防簾一依事目中八分稅一之法並以下等納稅事也該府以邊上重地有此痼弊民

不聊生誠甚閔惻當初漁條防簾之入於八分一稅者間為三等未知緣何事端而沿革事情有難詳知使之詳細枚報於該廳從長區處其一巨濟漁場有漁條防簾去處等三名色為弊多端屬之本邑一依元摠收稅事也沿海漁條防簾等三弊實是難醫之癩其所操縱專在統營或有自營門直為執稅者或有差出監官追船責納者又有執籌與奪者海民切骨之弊誠如該倅所論申飭該營實心釐革無使無告海氓偏被難支之弊其一風落自枯之松狼藉積峙而境內舟楫亦多毀破三年一次許斫修葺事也漁民事情艱於造船固其勢也而許多船民均惠無路封山松材法意有重隨願輒副其勢亦難置之其一永川軍摠有濫稱圖頃者另行查括事也軍弊已於星州咸昌等邑論列一體關飭濫稱幼學投托驛屬道臣嚴加申飭查實禁斷其一田摠之入於畚名者雖遇灾歲未蒙灾頃屢被旱灾者還作旱田事也旱田水畚之反轉互易其來已久改量之前難以遽議置之其一榮川田結紊亂陳起互錯特使改量事也該邑處在大小白兩山之間土瘠民貧山崩沙決自經辛壬大水便一劫運疆界無分稅結多錯改量之政實為急務該倅所請必有意見令道臣量度事情從便施行其一梁山武備踈虞本郡還米一千石劃付取耗設料施賞事也

以沿海近邊之邑激勵吏校克壯捍衛之道不可不念而本道沿邑穀簿近甚
枵如未知事情之如何令道臣量宜報來後稟處其一頒降經書勸課儒生事
也遐俗貿貿興勸作成之方在所當念令道臣印給四書三經俾有倡勸之實
效其一各官房屯稅勿送差人事也近來外邑差人之為獎多駭聽聞小民之
稱冤亦由於此年前先從一二入聞處稟申飭而今於該邑陳獎亦可以類
推既聞之後不可無別般申飭令道伯查問受弊之端痛加禁斷亦為論理報
來以為矯揉之地其一軍布上納轉輸為弊上道各邑距京稍近亦有菜府等
處下納之軍本郡則與菜府便近以本郡上納之軍換定上道下納之軍事也
在該道事情除了京納之勞移赴隣比之近則可謂除弊之大段而所換各邑
難易事勢亦有不可以料知者粹難遽議請置之允之又啓言京畿陳弊冊子
判付內令廟堂可以稟處者稟處事命下矣其一利川還穀每年應分殆近二
萬四千石而還戶不過三千六百侵隣徵族勢所未免量其民戶酌定分糶其
餘或移轉於穀少邑或倍數分定於耗作條事也應分還穀殆近二萬四千而
應受還戶不過三千六百則多受難捧之患遍及隣族勢固然矣較戶量穀哀
多益寡此即道臣之責則雖以京畿言之多還之弊何獨利川為然而亦必有

元還數少巡難繼之邑移此添彼苟適其宜即可以一舉兩便矣先從此邑
斷自今年道臣細加察量漸次施行而大抵列邑糴政偏多偏少為弊惟均此
專由於穀品之精麤互異斗斛之大小不同斛準品精之處穀價自優故年例
各項作錢偏劃於此不計加濫於應作之例耗米混犯於應留之元穀年年如
此還穀漸縮斛欠而品劣之邑穀價每低故年例作錢亦皆寢留耗上生耗以
致多而益峙寡而益枵今此邑倅所論倍數分定於耗作條云者可知此邑此
弊亦由於此律度量衡王政之所必同則有此大小準欠之不齊固已大可駭
歎糶糶專為民食則精捧精分民亦奚憚而或不能如此納雖以精授輒以麤
故官實欺民民亦抗官穀麤之弊專由於此以此精麤可斷官績黜陟之政捨
是何以則精捧之飭不容別舉而最是各項作錢之不以各其本穀所在惟優
直是趨應作而或全留元穀而或犯劃既有道臣廟堂則但當察其遵法與不
遵法而已亦不必另立科條令於事前以此意分付道臣而亦並關飭於諸道
其一通津各官房無土免稅年年來付依例移送於民結最多免稅差少之邑
各墓所免稅租收捧之際負役輩不無濫觴之患事也無土免稅之輪定既有
定式年限則本邑所定之若是偏多者如不限滿而不為輪移則必是先定未

滿限而又為疊定之致分付道臣查實釐整各墓所免稅租事凡折受土田差人濫捧之弊朝令本自截嚴則么麼負役輩憑公厲民之習極為駭痛既不操切於下送之時又無禁制於收捧之際墓官固亦有失而道臣亦何無飭乎後復如此則直自畿營推治該負役而亦即論報本司以為痛懲之地其一楊根所
在守禦廳牙兵身布比他最重依奴牙兵例減數定式京華士族發勒時曳船軍責立實多自今道邑先生四喪及大臣卿宰喪外一切防塞事也守禦牙兵即團束聽調之軍身布本歇於他軍而今此最重之論未知其何為而然而亦難只憑邑倅之言遽加變通關問該營待其報來從後稟處曳船軍事事雖屑越民弊則大矣依其所陳分付道臣定式施行其一陽川軍額最少填充無路某樣軍役謀避之類私自投屬京管門者一併防禁事也軍丁苟艱之弊何邑不然而畿甸尤甚本邑又畿邑之最藐爾偏小之處五百原額充數尚難况於此原額中躲避多歧投屬無禁則填簽之患不言可知分付各該管門如非先定或應定之外其自来投屬者一並刷還其一陰竹邑基移設事也移邑便否有難以遙度可決者分付道臣爛商於邑倅詳探於邑論如果舊基決難仍奠而新占灼然便勝則請論理狀聞後稟處允之又啓言江華府陳弊冊子判

付內兩條弊端無論給代與蠲減令廟堂從長稟處而罷牧許耕事議于該寺處之使命下矣鎮江牧場屯稅加捧事既有元稅收捧又有屯稅以致居民切骨之瘼亦有船頭浦堰畚結捧稅米多為七十斗作民輦舉皆渙散有此兩處減稅之請而觀其所論兩條則右項收稅皆屬於該府修城庫其所減數勢將給代而給代之道則吉祥牧場牧畜自來不蕃今為陳場就此許耕則可捧百餘結之數修城給代綽有餘數云兩陳誠不無意見而該寺事情既未詳知牧場形便亦難遙度知委該府更加爛商往復該寺請從便措處允之又啓言公忠道陳弊冊子判付內洪州等十四邑之或請查陳或請改量者可知田政之紊亂王政莫先於經界而此邑如此則他邑可知此道如此則他道可知田政如此而何以均民均賦乎今若欲一時行之則非但難於並舉反恐為弊若使各道道臣守令從最尤紊處今年量幾邑明年量幾邑則不出十年庶幾畢量而不煩不擾可有實效廟堂博議講究後稟處軍政還穀等切痼之瘼外諸般雜弊亦多有之一體從長稟處事命下矣其一洪州等十四邑或請改量或請查陳事也田政之紊亂未有甚於今日而可知其弊自不一邑各不同今此查量之請宜即許施而第茲荐歉之餘有難遽議更待年豐先試最急處而如有

實效則當次第舉行之意分付其一公州忠順忠翊衛之圖避軍額者嚴飭該府該曹各別禁斷良丁通藪行會各邑一一查汰事也以今生齒較此軍額必無充代填闕之難而闕丁虛伍在在皆然白骨之徵黃口之簽為民切骨之癩苟究其弊源則果由於忠順忠翊衛之冒錄圖帖而巧避軍役之故也一邑如此一道可知此道如此他道可知而至若巧避軍役者非但忠順忠翊之冒錄而已如校院之技托吏鄉之私募冒名幼學假稱璿派之類怙勢挾富衣食閑遊之輩比之忠順忠翊厥數不知幾倍軍政安得不苟艱而百弊之生厥惟久矣民生由是而困瘁軍簿由是而紊亂一依道臣跋辭先自本邑施行而他道他邑一體施行之意分付其一忠州楊津軍餉米太中限一萬石定數半分而餘數及半分耗並詳定作錢移送穀少邑事也軍餉雖重與城餉有異而若其從民結排比分給則為民受弊可知其久矣今此邑倅之報道臣之言必有斟量者存更為關問新道伯從後稟處其一西原還穀較戶最多又有兵營還及上黨軍餉為弊滋甚而營還既是支放軍餉數亦不敷不足為癘邑還則半分取耗不計豐歉詳定作錢事也邑還營還與城餉俱為還民多受之弊則不可不及今通變而營還城餉姑難遽議就邑還哀益一依道臣言施行其一平澤

茅五邑海溢時丁卯戊辰兩年身還布停蠲事也有難遽議置之其一韓山庇仁防兵船改造時以富民差出代將替當不足實非恤民之道依湖南戰兵船例以公穀劃給取耗補用事也韓山等二邑防兵船改造改槩時以富民差出代將擔當不足之數聞極驚駭更為關問於新道伯以從長革弊之意消詳報來後稟處其一清風丹陽禁御兩營保米及砲保上納時京外冗費中間操縱嚴飭禁斷事也清風茅二邑代錢之請誠有峽民難辦之患而保米與保木法意有在係是軍需支放則不可遽議代錢置之近來各司情費之科外收歛歲加年增又有點退誅求之弊者非此兩邑而已各別嚴飭定式外無得操縱則庶或為一分掇弊之道以此分付其一泰安茅三邑各樣軍布復舊例並許代錢事也泰安茅三邑各樣軍布之代錢雖有已例參半亦有年所置之京外下屬之資緣徵索可謂通患一體嚴飭各司其一堤川田稅大同依永春例並許代錢事也兩稅之以本色運納自是定式有難遽議代錢置之其一黃澗所在守禦廳屯土依糧餉屯田例勿送屯監自官上納屯牛稅錢及犢價自今永澗天安屯田每年踏驗俾無白徵之弊而舊屯稅依他屯例以錢上納事也黃澗茅二邑屯土之京監下送自是該廳已例則作弊一畝斷當嚴禁而已至於屯

牛之設置今過六十餘年牛隻之見存無幾屯民之死亡亦久隣族之徵勢所必至特以寧失之意並為革罷而天安四屯之災傷白徵亦甚可駭自該廳一番踏驗後當年除免及永為除免者區別定式舊屯之納米未知當初定式之如何而以本色租收納則公私兩便庶為屯民紓力之道其一陰城地狹民少忠州石隅以西移屬本縣事也忠州石隅以西移屬本縣雖有故相金墉未徹之疏而割此與彼事難遽議關問該道與兩邑守令爛商便否而更為報來以為稟處其一永春調字船一隻之獨當不無偏苦依定式更與陰城分當事也調字站船修改之殘邑獨當宜有偏苦之歎令本道依庚申釐正定式施行之意請分付允之又咨言平安道陳弊冊子判付內關西諸邑條陳道伯所論如有可以採施者廟堂論理稟處可置者置之其十邑之事屬自斷者亦有可以釐革者則令道伯申飭各其邑事命下矣安州清川江落處田稅依延安例永頃為請矣凡田制若失於此邊浦落必徵於彼邊泥生然而清川一帶水道已變沿江之地便成滄桑仍舊案徵舊稅宜為田民白徵之弊另加查量後浦落與泥生寮互刷擲必為均稅之意分付道臣三和中和朔州甌山永柔泰川等邑田政已紊田稅不均白徵加執民不支保並請量田與查陳矣量田之法大

則曰改量小則曰查陳也蓋并量陳起改定疆理之謂改量也先從陳處更查虛實之謂查陳也無論改量與查陳見今田政之紊八路惟同而關西則以等輕稅歇之故定制自初不嚴為獎到今最甚改量查陳即裕國利民之急先務也第量田之議自先輩已然而竟未得下手已過百年之久將至於有田無案無田有稅者職以量或失實則民國之害反甚於未量故耳如或大行量政一通改定則除非得人有難輕舉而至於先從一二邑最甚處或改量或查陳釐一境切究之弊均三等惟正之賦實非別般難行底事惟在道臣與守令舉而措之間令道臣更入深量論理以聞昌城以新起加錄請從實執稅矣有限之士未必逐年新墾而虛錄徵稅果為切閭之弊然而若其到底查驗另加陳起即在守令之明暗勤慢以此更加申飭慈山朔州等邑並以改量踏驗為請矣此與三和中和無異一體分付咸從熙川龍岡等邑並以陳田許頃為請矣參互陳起之虛實起則錄而陳則頃乃是田制也今若謂以陳田隨即許頃一任其有陳無起非法典所在今姑置之盍山元田稅添餉條不足為一百三十六結以官用火稅五十五石移充於元稅而添補於元餉故邑力民勢莫可支保火粟移充之例永為革罷為請矣該邑之民散田荒元稅漸縮朝家之所洞悉

而但捧稅添餉又是不易之規故不得不以殘糜火粟之半百包割此充彼以至官不自存民亦難保今此若而石加耕餘數在正餉無甚得失在該邑大關贏訕五十五石添餉特許蠲減宜矣寧邊以諸般謀頃及承蔭無役之類使之入屬校院一依除講生例人各以一兩分捧於春秋以除虛額族里之徵為請而道臣亦請姑令該邑先為試可矣事非法外言固有據依其請許令自該邑姑先施行宜矣三和遺軍一百名則減額監兵營屬七百三十名則移送於軍小邑馬兵二哨則革罷為請矣遺軍減額之請在軍制無甚掣礙在民弊亦足少紓令道臣量處而營軍之移送他邑則道內豈有軍少無弊之邑乎不可據弊而生弊也馬軍革罷為說未通騎步之制勢若輔車闕一不得則古人定捨自有意義遽議革罷非所可論并置之祥原戶捻為三千七百餘戶軍額為七千六百餘名除其雜頃則軍戶不過三分之一較戶計丁排定無路流亡相續十室九空本邑結卜以四結為一統合為六百六十餘統而每負捧六分一統所捧為二十四兩除其應役實數則所餘為八兩零而都歸於統首之私自乾沒結稅出自惟正而零餘反屬私用者大是謬例誠極無謂結餘錢合五千餘兩內二千兩則軍布虛額給代俾免白徵之弊三千兩則屬之民庫以補該庫

不足之用為請而道臣所論亦以為事合許施矣結役自有定數而應下若多
餘剩則以公補公事理固然今此軍布無麵之代以結餘錢充代少紓軍民切
骨之冤又以餘錢補用於民庫公用果為便宜以此分付价川校生限以三代
若非校生之子若孫則勿許付校父與祖俱非校生則並汰定軍伍為請矣校
生落講降定軍役自是法典况無根着而冒錄者尤無可論今後則凡冒錄則
不待試講而考籍汰定雖是已屬元案之類申明考講之法見落則並即充伍
之意申飭不但价川一邑道內列邑亦以此頒令一遵著式無敢違越事一體
分付因此而又有另飭者近來軍弊專由於投屬多歧逃避轉甚之致如各廳
保率書院投托及所謂楔房名色俱是刊冊之外而別立名目略無限節以至
莫可矯革者即由於守令不能嚴明循私滅公之故也並即一一查刷隨得隨
填而若或不悛舊習惟事掩置則當該守令先施竄配禁錮之律斷不可已熙
川渭原等邑以自他邑移來軍還送該邑為請矣當初移來必有所由到今還
送其勢末由並姑置之三登以監營某操無邊錢防給納番之錢布為請矣即
今軍獎無邑不然將何以除出公貨隨邑隨代乎置之江西自平壤移徙之軍
自平壤充代勿責本縣為請矣平壤避役之民視江西為免窟者逐年漸多莫

可禁止故乃令移居邑充代新有定式今不可輕改置之甌山量減軍官移補軍伍而軍官身役則別為給代為請矣此與三登營錢請得之說無異置之秦川寧遠移來軍官分送他邑為請矣此與熙川渭原之請無異置之蔚山本面里代定之法不必膠守以附近里餘丁推移填代為請矣關西里代定之法初自己卯已成六十年不易之規今此不必膠守之論真是未知其二者也當初里代定之時已慮其聚散無常殘盛不同之患必使之十年一改統矣大抵此里軍若十丁則十丁勿出於此里彼里軍若百丁則百丁勿出於彼里者即所謂里代定之法而里之殘盛人之聚散一紀則必變有不可以勿限年數一定不易故乃為十年一改統之制而改統之後則必以其見存實數推移均排以為隨時通變之規此實美法良規之可垂永久者而今則只守里定之法不行改統之規而乃反歸咎於里定是豈法之故也即行是法而不得其方者也自今以後若是最弊之邑切痼之里則必以里定與改統之法相時參互兩行并致之意申飭道臣總論說弊則曲察民隱揀弊則深得要道而語其本則擇守令也杜賄門也事以賄成民無定志百千為弊職由於是而軍弊特其最者也凡今之冒稱投托百般圖免非賄則曷以而開其門而成其奸者即守令之罪

也此路不塞則弊無可祛之日民有盡劉之弊此所以擇守令為揀軍弊之急先務也以此意申飭銓曹寧邊備陳本邑還弊而其目有二富戶圖免殘民偏受也穀名司名名目極多而吏奸易售也蓋富戶圖免即守令之故也苟使按籍較統而嚴家座之法計戶分等而均口食之規先自首鄉大民不撓不漏則更有何圖免偏受之弊也另加綜刷否則重勘之意令道臣察飭穀名司名之近益多門實是各道最痛之本而年前以釐改之策廣詢諸路而尚未有對揚之論矣若非大行通變之方則果難一舉而洞革姑俟向後爛商若其代穀之法自有準折而守令則急於勘簿吏鄉則巧於換色以致穀簿迷亂考櫛無路若使方伯廉明而攬執守令綜理而承奉則雖不能一齊查整而豈無就次漸釐之道也至於京衙門執錢之弊弊難毛舉此弊未祛則必至於民穀俱失之歎但此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已為各該司經費之需行之已久欲罷不能者也今無以遽議釐革也道臣之說盡弊本到底靡蘊而苟掇是弊詳定是已今則舉一路公私作錢一從詳定已成不易之定制今無容更議矣昌城以唐稷換作豆太為請矣令道臣詳考穀簿細察民情後咨聞朔州還穀米條之遇歉代捧者待年豐次次換色為請矣令道臣商量事勢從長措處龍岡黃龍鎮還大小

米各五百石移付邑倉為請矣道臣以其邑倉鎮倉同在一城亦請許施依此移付之意分付三登所管平壤城餉一千二百石劃付平壤司倉為請矣百里糶糶非不為弊城餉體重不可輕議置之道臣摠論本道還弊之最切悶即山沿之不均分也京司之耗作錢也今則詳定之法行之數年已成恒典一此無改永遵著式則山沿可均枵峙無虞但京作錢一事實是西穀之尾閘也西民之厲階也雖不得到今永罷而道臣所謂減其取耗者庶可為去泰甚之一道此非廟堂劃一分排者惟在各該衙門之各自量宜以此意申飭中和民庫加下以營錢三千兩還報為請矣此非推上朝廷之事令道臣量宜以處祥原本郡民各庫殖利錢之年久未捧者以結餘錢三千兩給代為請矣此則已為許施於軍獎條中使之依此施行殷山民三庫殖利錢之指徵無處者本縣結役比他邑最歇每負加捧一分給代民庫為請矣民庫勢當給代結錢較他果歇加捧充代道臣既請許施使之依此區處宜矣道臣摠論關西民庫之弊容有極哉年前因繡啓覆奏嚴飭未知果有悛改之效而蓋勘令雖關於道臣操縱實在於本邑或托公下而仍為私用或援式例而罔非謬規全沒分數漸失階限甚至有外工房之稱而若當夏冬等會上則必鑪多為少張虛幻實捏合成

薄疑眩為目道臣之撿勘即是懸空遙度循例成送而已如是而尚何論營邑互管之效哉道臣則以十年為憂而揆以目下事勢則關西之無民庫迫在朝夕而必不待十年之久也凡有加下之邑無論少多限五年並為充報後道臣以畢報形止逐邑條列詳細狀聞如有過限未報違法復犯者則直斷以贓律之意嚴飭平壤以市廛凋敗貸以公錢為請而道臣亦請以別備錢許貸矣本府三十六井之富殷亞於京城而火餘殘敗至於大厓之因此撤罷貸以營貨俾為復業之資在所不已但別備錢已為貿穀添還今無可議如有他拮据之方量勢稱力從便許施之意分付定州渴馬倉捧還屬本邑為請矣營屬之捧邑還本多貽獎戍戍之屬本邑必有其由今亦復屬本邑以除民弊之意分付至於移倉有難輕議置之各官各司有土收稅勿送導掌自邑捧納屯土陳告者先事嚴禁為請矣京差之誅求屯民勢所必至民願之自邑捧納果似便當然而各官各司之裏面事勢未得詳察有難遽令革罷至於奸民陳告之獎先朝飭禁至為嚴重今或復犯則無論虛實並施刑配之典有不可已矣至於文武並用不可廢一固當均排賞資兩相激勵而但削此儒廩添彼武賞事面極為乖宜置之寧邊備陳本道勸武之方而初仕取才春行於監營秋設於兵

營別武士試取出身居首則初仕備擬前啣居首則陞資已陞資者五衛將備擬為請矣西北出身之試才筮任自是舊規而近久廢却分付銓曹修明已例另加收用別武士試取後陞資除職雖出激勸之意係是初有之舉令該曹詳考已例論理草記後更為稟定成川慈母山城所屬七邑中本邑最遠以所受城餉分屬於附近六邑為請矣山餉之地遠為弊自昔亦然而分屬七邑本有意義今何可移疾於他邑乎置之至若大谷官稅之勒捧高價不但民弊大違法意而况近年京外作錢并從詳定則宮納之法外徵價寧容乃爾自今一遵詳定之意自監營別加嚴禁朔州別武士都試直赴昌城防營為請矣依義州江界例許赴防營則未詳其便否之果將何如更令道帥臣啓聞三和船稅白徵從實許頃為請矣今若徵稅於無船則無異責結於無土劃即釐正之意分付該廳龍川軍丁之投入薪島者刷還兼濟諸島之移屬義州者推還良策站移入邑中為請矣道臣所陳果皆得宜并置之鐵山軍丁則勿遵里定之法身布則初行戶歛之制邑治則移建於車輦為請矣里代定乃是五十年通一道不易之規何可輕議於到今變革戶布有非一邑初始之法尤不可率爾陳請而移邑亦合難慎并置之慈山山城所屬七邑餉耗之都付本邑者分給於七

邑民戶以本邑為獨鎮守城將七邑軍校春秋輪操於山城為請矣古人非不念山餉之貽獎邑民而必以貯穀為守城之方者蓋以無穀則城不可守也耗條之散分七邑甚失設施之本意本邑之為獨鎮既係關防且涉更張今難遽議城丁輪操意非不好而事多難便並姑置之德川信蓼本價加分添補支勅并站移送熙川為請矣蓼價本有定例各邑均受此數今何可更為昂低而支勅分站已成井間移易不得亦無以通變置之博川境內破垆還為築垆邑南古倉今復修城而以本郡為獨鎮為請矣築垆築城設鎮道臣以為難行置之寧遠移邑於道里均適之地境內之十三倉合設為三分之一許斫木物以防徭役為請矣移邑固難輕議合倉當自本邑從民情為之未必上煩至於伐木防役大是不審之論并置之雲山之勅站移定之請孟山之信蓼圖免之請與德川無異并置之泰川所請諸條俱有意見而道臣附陳亦甚的當請依道臣言施行允之又啓言黃海道陳弊冊子判付內海西諸邑條陳軍糴之弊大同小異而亦不可只從所陳遽加變通以致見牛未見羊之歎並令廟堂消詳講究可矯者矯之可置者置之無致去弊於此而生弊於彼事命下矣其一平山管理營所管粘石屯穀為弊革罷屯倉付之本府取耗作錢送于該營牙兵番

錢亦自本府收捧上送事也有兵則有食故設置屯還半分斂散於兩屬牙兵誠有意義而所謂牙兵散在他邑者遠地受納其勢末由則以本府所在牙兵之居近者差出隊長以三百六十餘名之所受盡數都給於十七隊長而隊長亦無分給之道渠皆受食兩受食者盡入於屯屬輩雜費餘者無幾及期備納便同白徵今年差出隊長明年差出隊長行之幾年以牙兵為名者輪回受弊厭避軍役民情之所同而至於牙兵之役以此還弊視若死地為民切骨之瘡莫過於此自今付之本府依民還例均俵則數甚不數似無添還之慮而耗條作錢直送則可以除牙兵偏苦之弊以此分付其一豐川所納禁衛營軍保大作錢上納事也軍保法意與他有異代錢一欸不可輕議置之其一瑞興簽丁之冒年老除者退年還屬而查正時京外情債一切嚴禁事也軍役之冒年者還屬已是邑倅之不察而至於改名查正如新軍填代又非朝令則似此弊端俱為守令之責京司吏胥何以知冒年者改名而不侵查正之債乎自本邑先為簽丁之得宜俾無京外吏屬侵徵之意分付其一禁御兩營元軍番上時京營校交徵索無節且軍案收納時逐名捧錢昨年禁御軍除番之舉省得一弊兩蓋保軍逐年納布元軍當番納布今則四年一番之元軍每年徵布不無罔

民之嫌事也兩營上番軍之京營雜費名色多端其為難支之狀誠極可悶而至於卜馬軍一朔兩次試馭法意有在軍案修正時京營磨勘如京兆戶籍磨勘例自有定數已是廟堂行會則今其濫捧加徵年增歲加聞極可駭令詳查報來後兩營校吏輩若有所犯科則當別般嚴處以為懲勵昨年兩營上番五哨中一哨除番與先朝癸丑當番軍除番出於一時權宜之事有異今則無異元軍降保永為除番收布以為中哨京軍接濟之需則何論當番與不當番之義乎此則該邑不知兩營新定式本意置之其一京司穀作錢時穀賤準詳定價騰從市直誠非益下之意先自京司講明金石之典事也穀價詳定之式使一國通行而豐歉無異則當初法意非不美矣厥後從市直作錢不無朝家濶狹之政者詳定之價在歉年則或施其惠在豐年則反受其害都不如從市直作錢之豐年從豐年之價歉年從歉年之價於公於民初無得失此豈為與民爭利之事乎果有定高價勒捧之弊則此非京司行關時知委之事而營邑監色輩稱以情債強立名色夤緣作奸不一其端之致雖是詳定之時亦有此弊今若對揚朝令畏戢奸猾則先自營邑講究其弊源以此申飭其一善積兩已兩鎮所屬憑藉松禁誅求居民疎虞莫如罷鎮而至於大峴山城既非要衝

存戶不滿二十而虛設倉庫糶素亂遷民蕩敗罷去別將全屬本府事也近
來松禁解弛在在童濯今此該鎮之以隨生隨禁經界之犯入民田者可知其
不善禁養而肆斫於嶺上犯境於山下者已極可駭又使鎮屬憑藉誅求無所
不至民失其田地又敗其產業可謂兩受其弊分付該營嚴飭該鎮定其舊界
許民耕食而亦使鎮屬毋得侵漁於嶺底居民俾有實效而如是申飭之後復
有此弊而若有入聞者當別加嚴處之意一體分付該鎮之設以關防而居民
不滿二十戶云未知其何為如此而城餉從以枵然者尤極可駭既聞之不可
置之以此關問該道而革弊一欵亦令道臣論列狀聞之意分付其一延安田
糶有弊庚戌海溢後永難起壑者白地徵稅癸甲慘歉後還餉及軍民身米錢
布或全停或半停而其後流離者徵族徵隣未免白徵者也海溢災結今過二
十有餘年則雖或有永難起壑者既有事目俵災亦無田結永頃而年前度支
之關出於守經之論置之至於癸甲兩年停退既施延民之大惠而戊辰仍停
尤為曠絕之澤以其新舊并徵有難濶狹亦為置之其一鳳山案付司饗諸院
作米保罷其納米之規每石并雜費六兩五錢裁定事也保米之每石七斗零
之價過六兩以其有雜費故雖或如此今則長山以北稅納既令船運則裝發

他邑之弊今無可論若以裝發他邑時收捧之價責出於本邑船運之時則其可成說乎以本色直納一體裝發於本郡稅船則自無濫徵米價之弊以此分付其一金川泰北兩倉皆在大興山城為松營勾管而本郡坊民分排以納之際人馬致傷泰倉則移捧於青石鎮北倉則下捧於郡倉且大小南面移屬松營之後各軍門價布保米自松營收捧統禦營則水軍納布與有頃使本郡替當依前以兩面之民充代京司上納各司情債裁成節目分置京外事也泰北兩倉所在穀物即城餉也城餉之或當歉歲捧留邑倉雖有一時許施之例永為移捧於他鎮及郡倉有違設施本意關問該道及松營稟處大小南面今既移屬於松營軍民之納布充代自松營舉行則所在水軍九名之獨責於本郡者果是無義亦為關問該道及松營後從便決處京司上納情債之逐年增加果有其弊定式外增加之數亦令該道查實報來後處之允之又啓言全羅道陳樊冊子判付內道臣所陳舊災變通及耗作錢一欸令廟堂論理稟處該邑中潭陽倅所陳不但論一邑可以通行於八道可以採施者并列邑所陳一體稟處事命下矣本道舊災丙申查陳後仍陳者三千五百五十四結每年白徵合有變通京外衙門耗作錢毋敢挪移必以元穀所在處取耗執錢各官房各

衙門屯稅勿送導掌令本官躬審執卜為請矣道臣所請三條不但本道如此諸路此弊無道不然舊災乃是自前已陳不入永頌每以無麵之托必徵不毛之地者大非仁政之所行實為小民之切冤然而田賦定制已成金石必以新起與舊陳叅互對待以起補陳無減元結之掄然後始許以陳頃苟或不然則王土惟正之制將不免漸就毀劃矣此所以雖知白徵之弊而終無請減之道者也况今生穀之土殆無不墾之地比昔年不啻為倍而猶且元掄則漸減正稅則漸縮者是曷故也直以守土者舉昧田制不能分曉於陳起之際勾刷於查量之節一任吏手漫不省事之致也另飭列邑益加惕然改圖之意行會諸道京外耗作錢之一從本穀實數無或隨價挪移丙辰受教至為嚴重伊時道臣至被竄配之典故不無改觀之效而數年纔過又復如初近年則尤為蕩然山沿不均益無可言矣至於京司作錢若使道臣據法俵邑俾不得隨時移易則寧有偏多偏少此積彼朽之弊也後著犯科則先罪道臣之意嚴關另飭京外導掌革罷事已陳於關西冊子回啓中此亦一體施行潭陽盛陳山訟之弊而請定為令甲別成節目備論邸債之習而請酌定分數嚴加禁斷并與書院及疏廳之徵索京邸者永為防塞軍政則依癸亥之例設廳簽丁軍布則行戶

歛之法班賤均徵為請矣山訟之法隨品計步各有等限設法之詳莫如山訟而久則漸弛近益蕩然廣占偷理百般驚駭之事無所不有此豈無法而然哉吏不守法民不畏法而法不能自行殆無異於無法故也金石科條昔非不足今何容更定今甲新刊節目為也嚴飭內外掌訟之官俾之勿畏強禦勿輕孤博一從 祖宗朝已成之憲無敢低昂惟法是斷則息關止訟之道不外于是矣私掘之罪律本刑流而遇赦輒放啓不知畏私自椎埋情犯絕慘者式月斯生吏莫能禁自今以往勿待其自首必覈造謀元犯用律後雖遇曠蕩之時切勿揀入於赦典則庶為懲惡戢奸之道以此行會八道著為定式邸債之弊自廟堂成節目嚴立科條近尤切嚴而終不得洞革積弊乃是守令之罪也官用則隨償吏負則即報至若私自債殖於民間則債徵族之類并蕩本錢犯者刑配則邸民之間兩無相干百弊可以自止以此意添入節目嚴飭各道書院疏廳無得直捧邸錢年前已筵稟永禁良役之搜丁簽伍惟在守令任怨守法不必自京設廳徒添擾端戶布之法已以今難遽行之意備陳於關西冊子回啓并置之光州還穀限二萬石作錢移俵於穀少他邑嚴立籍法簽丁充役京外上納元人情外加徵自廟堂提飭為請矣穀揔之哀多益寡道臣之職也籍政

之從實無漏守令之責也還穀則令道臣按簿均俵俾無偏多之患籍法則徃雖無論始自後式年必從家座一一入籍以杜漏丁逃役之弊京外情債之弊年增歲加百奸逾生末流之害都歸小民前後申飭非不嚴明而略不知戢弊復滋甚不但下屬之橫甚即係官長之不明外而關飭道臣內而甘飭該司後若不悛先自官長重勘查發犯者遠島刑配靈光所在宮屯閣屯勿送宮差閣屬依無土免稅例付本邑捧納戶曹漁鹽船稅一從船盆實數捧稅為請矣外邑導掌之弊漁鹽徧徵之寃已陳於前後回啓無容更煩而今觀彼此道道倅臣所論則為弊無異其說惟同在公為濫捧在民為寃徵而通各路均為次骨之寃以此意分付各官房及內閣該廳使之查正釐揀羅州還穀衙門名色刪繁就簡以杜吏奸各司作錢一依海西元耗作錢例必從詳定斗斛大小以銓斛校正為請矣穀名司名釐正之論自前已然向於關西冊子回啓亦有所一敷陳今不得疊煩而至於詳定作錢關西則行之有年仔見成效他道宜無異同以此甘問便否於作錢衙門以為指一稟定之地斗斛之以銓斛校正已有朝家令式則自營邑徃復爛商足可以準式施行不必以此煩關淳昌還穀三萬石移送他邑之請令道臣考簿均俵順天統耗使統營輸去之請令帥臣

考例量處務安陞戶抄上之際饒民謀頓貧者苟充永罷抄上之法自京精抄為請矣訓局陞戶即宿衛親兵選上之法本為嚴重而今此邑倅所陳抄擇之際存拔為弊上戶饒民百般謀頓貧殘無依苟然冒充逃避相續害及隣族云者弊則誠然所以為弊之至於如此者專由於邑倅之不能懷遵法意殫誠舉行之致所謂饒民之謀頓貧殘之苟充果誰之責能親執抄擇勿委吏鄉饒民初不能規免貧殘初不得苟抄受賂故拔無依橫侵等許多奸弄自無以獲售而所擇之軍亦可以精實法本如是弊豈至此且况選上亦非年年常有之事而雖於式年之時列邑自有井間當次之中亦有分定名數則每邑不過十數年一二名何可以此謂之有弊而遽議更張於莫重軍制乎然既許以弊登聞雖涉不審今不必論責該倅以此申飭陞戶抄上之際一遵舊法毋循近弊之意使之預飭於各邑咸平分定印冊之需出自結役民多白徵如非進講冊子勿令印出雖當印役十分省約為請矣民邑貽弊若是偏甚除非進講冊子及緊急所用則無得容易發關頻數印上之意分付玉堂內閣成均館咸悅領運實有四弊以倉屬七邑輪定差貪為請而道臣之論亦以為然然而壬子定式未久又為改式未知其果為得宜且事係漕制變通令該曹論理稟處長水本

以純布收納而去辛亥別為定式代以純錢不過其布貴之時從民願更張則今此還以本色布備納者亦出民願以錢以布在公家亦無得失依所請施行康津稅位太依靈巖海南例太二石代以大米一石為請矣本縣之濱海斤鹵種不宜苴亦與靈巖海南無異稅納難辨民勢固然靈巖則肅宗庚子以其太農之不宜土從民願以米換納海南以米代納而皆以太二石代米一石準折代換康與靈海地既接壤土宜亦同兩邑既已變通康民之援此為願不是異事位太之在本廳先受各貢亦以二石太換作一石米則尤無窒碍依他邑例許施全州礪山之糧餉屯土沃溝之兩官房及耆老所田畝皆以地有陳廢稅有定額京納必責高捻民稅未免倍徵三邑所陳皆以打量時起從實定稅為請矣蓋糧餉各屯即籍沒田畝之屬官者而土民則認以無主官吏則視為利窟稅非不歇而民猶以為重納有定數而吏必欲加徵如是之際弊自層生此則亦非京廳之所知也當初定稅雖從實結年久之後不無陳起則別遣打量一番釐正亦係從民願之一端分付該廳待年豐舉行兩官房及耆老所田畝其所說弊亦與餉屯無異各送屯監從實定稅之意請一體分付允之又啓言濟州陳弊冊子判付內濟州等三邑條陳中牧子與不緊烽臺革罷之論三

邑皆然烽臺則量宜存革事分付該道牧子之弊三年一點便否令太僕從長
稟處其餘諸條廟堂處之事命下矣濟州牧別儲穀長留庫中以備不虞而以
原還新捧牟米每年分數換色為請矣別儲穀已於庚午春為湖南賑資移轉
于湖南姑未及還報待還報更為議定後稟處三邑烟臺之不緊處革罷為請
而有量宜存革之命矣分付道臣更為關問於本牧不緊當罷為幾處論列稟
處各場牧子貳年一點為請而有令太僕稟處之命三年與每年間便否令該
寺論理稟定大靜旌義之民勿定於營役一從時居邑入籍為請矣本牧與兩
邑所請一辭無異依此施行各般身役從父役填充為請矣所請得宜依此定
式施行大靜量田果難輕議置之旌義吏校額外願屬一切勿許并充軍役實
出於刷漏丁嚴軍政之意請依施允之又啓言成鏡道陳獎冊子判付內廟堂
稟處事命下矣其一三水甲山鏡城等邑鹿茸封進時收斂之弊也一對價一
百兩不為不多而審藥革從中操縱執頃點退并與添價而徵出歸其私橐極
為痛駭依道臣所請元會減一百兩馱價十八兩外更無敢以添價名色收斂
民間之意各別嚴飭藥用鹿茸不計重數之多寡惟擇性味之好否既有先
朝定式行會此後若果真品則兩數之差輕差重勿為執頃點退依定式封進

之意分付其一咸興定平北青薦新進上生瓜魚生大口月令退限事也無以
趁時每請退限事體極屑越既伏承與其常請退限無寧改定月令之教令該
曹更為稟處其一茂山甲山慶興三邑穀多民少移轉近邑事也六鎮還多之
弊無邑不然道里且遠轉輸有弊令道臣徃復各該邑從長量宜變通俾無矯
弊於此而移疾於彼之患其一三水支放穀不足之數以本邑軍餉常平賑恤
私賑穀劃付事也本邑處在一隅道里絕遠放下之需劃給他邑則轉輸之際
為獎多端不可無變通之道所請中常平賑恤穀無得移用之意新有筵稟行
會此則勿論軍餉雖重支放之需亦係不輕依關西例耗條中許劃並與私賑
耗條量宜取用而無敢犯入元穀之意各別嚴飭其一端川吉州之糖米明川
高原之太還變通事也端川吉州高原之依準折換作他穀依所請許施而必
以正穀換作無敢以皮穀準折之意申飭明川租粟太相代端川皮糖改錄之
說大違法意有不可輕易議到置之其一茂山元田以續田施行事也正田之
降付續田係是法外有非自下仰請亦難輕易許施而茂山之還多為弊即朝
家之素常軫念而未得矯揉之要者也火田加耕並入正結捧稅錄還其數甚
多而陳廢白徵至於屢千結果如道臣所論則亦不可以正續之難於移換一

切靳持令道臣別定差官與本俸眼同摘奸火田之混入正田者從實區別狀聞後更為稟處其一咸興元續田陳處頃給新起處加現變通事也陳田勸耕新起充結自是法典今此元續田陳荒處一並頃給非所可論至於新起之硬定數爰本非定式而每年無一把加減必是各邑之謬例此後逐年執卜從實數入揔之意知委施行而如是之後各邑徒事減削或有隱匿漏落之弊從後現發則該守令斷當施以田結幻弄之罪以此一體嚴飭其一長津改量事也本府土地俱是續田而陳起相混賦役不均一邑人民皆請改量云依所請許施而改量之際不能審慎一項半畝若或失實則民國受弊反不如不為分付道臣嚴飭該倅無敢僨誤抵罪之地其一文川洪原北青漁船稅減揔事也漁場船隻本有定數稅納需用加減不得該廳節目極其申嚴減揔一款有難輕議漁場壞廢船隻破傷處必以新設場新造船代充元揔即不易之典以此嚴飭其一穗城慶興牧場馬孽故減數種停罷事也故失之三頃一徵孽產之三雌一息即各道牧場應行之式有不可減數置之種馬買入即是取種之意而不慣水草無一生存存公則每年費穀在民則每匹徵代有害無益果如道臣所論而風氣既近於彼地故孽長欲取於種者必有自初意義有難遽罷

置之其一永興末鷹島馬匹移牧於文川獅老島事也馬匹喂養則不授牧戶空場修築則貽弊村民事甚無義都淵浦之移牧既有已行之例依所請施行而不可以馬匹之移去並送牧戶於文川以此分付其一甲山行錢事也西邊則彼地相接處定限陳廢民居之相距皆過屢百里北邊則慶源會寧等處或隔江而難犬相聞故西邊行錢而北邊則防塞者此也甲山則距彼地無異西邊而同是一道內邊地六鎮則不許甲山則獨許事近斑駁請置之允之又啓言江原道陳弊冊子判付內廟堂稟處事命下矣其一道內二十六邑麥價歲增戶收結斂番錢利錢為切骨難支之廢特許京作貢事也關東麥弊無論大小諸邑通患而曾前變通計其一年所用之剩餘而作貢也若以隨弊變通則莫重湯劑所需殆無餘存而土貢之義亦果安在事體所在不可遽議作貢置之其一鐵原等未量九邑量田事也田結紊亂之弊諸道同然而湖西冊子中量田一事待年豐先試最急處如有實效則當次第舉行之意回啓蒙允今亦依此施行之意分付其一江陵等九邑海弊變通事也海弊申飭前後何限而至有貢獻之特減別卜之永塞則宜有矯揉之效而弊端如前民不聊生道臣拔本塞源之論可謂得其要領海戶中稍能自食者圖免本役或托校案或陞

軍任一入之後并與其子侄而移居陸地海戶之餘存者十無一二應役之偏苦勢所必至除案守令之別般論勘陸居海民之一例應役誠得掇弊之方依道臣所論施行津主人之點退操縱固是弊端之甚者而海戶直納邑倅親捧津主人名色永為革罷處置果為得宜而執頃改備厚價還捧之習營邑官屬尤有甚於津主人此等處嚴加察飭俾有終始之效價錢收捧自官買取似為掇弊之道而官買之際輕價勒取之弊又是必有之事更加商確量定俾無祛獎生弊之地凡干啓下節目外如有可以添入者無論京外多有追後磨鍊者已未節目之添入不必以擅便論一例許施其一江陵參火稅十結許減事也江陵嶺西地曠而磽居民鮮少火田之昔起今陳非今斯今一百二十四結之內兩聖朝特命蕩減之數至過百結實出益下之盛德則到今十結蕩減有不可靳持而至於給代之數為三百餘兩云者未知從何辦出且一結稅錢之至於三十兩之多亦未知何故此則請令道臣條列報來後更為稟處允之○閏三月己卯朔晝講○御春塘臺試太學生應製親考施賞○大提學沈象奎上疏辭職略曰臣於日昨前單蒙點復拜文衡文衡之以前望除拜 肅考中年實始有之于今百有數十餘年之間而為八九人之多即此八九人者有行

有不行之者與不行者皆碩望勝流進退之際俱不應無所自據又其文采
聲實非臣鄙劣空疎所得幾希其一二伏乞還收臣文衡前單恩點賜批不許
○庚辰晝講○以柳孝源申大僕為左右捕盜大將○辛巳召對○試禁直文
臣應製于暎花堂○壬午召對○行翰林召試取朴齊聞李龍秀○癸未召對
○以朴宗慶為奎章閣提學洪奭周為直提學李光文為直閣李龍秀為待教
光文添書落點龍秀前望蒙點也○甲申召對○香室藝文館災命宮城扈衛
○召見大臣閣臣藥院諸臣 上曰實錄被燒者幾許耶左議政金載瓚曰
列朝實錄合為七十二櫃而其中六櫃則奉出其餘則皆被燒燼云矣別兼春
秋李紀淵曰 當宁時政記則令各該史官更為修納恐好矣 上曰已為奉
出者當於何處奉之耶載瓚曰姑為權奉於政院日記庫恐好矣 上曰香室
定於何處則好耶載瓚曰香室不可狹小而摠府頗為廣濶今姑權用而明政
殿傳香則恐好矣○乙酉召對別兼春秋李紀淵曰實錄難以灰燼片張如前
奉安臣意則或就舊基燒火或依洗草例為之似好 上曰既是燼餘則不可
更為燒火依洗草例為之 上曰本館所奉實錄始自何朝耶紀淵曰昔於
仁祖朝造變實錄移奉時被火自 太祖實錄至 明宗實錄并皆燒燼其時

始修 宣祖實錄而伊後 列聖朝實錄合為七十二續矣閣臣洪奭周曰古

者史庫在於本館及三道監營矣壬辰之亂三處失火惟全州幸而獲免其後

為懲此弊姑倣古昔藏史名山之例創建史庫於四處山城以備不虞之灾矣

○丙戌召對○以元在明為公忠道觀察使○丁亥召對○戊子常參次對○

畫講○大提學沈象奎三疏辭職許之○教曰今番火灾屢出於一處而此關

又多有頽落故 殿宮欲移彼闕越明秋回來似好遣史官問于大臣以來領

府事李時秀以為 列聖朝亦多已行之例今有司修理禮官擇吉奉 各殿

宮同時移御實為合宜云左議政金載瓚右議政金思穆以為兩闕俱是時御

之所以時移御既多 列聖朝已行之例臣等亦豈有異見乎教以移御日子

令該曹擇入○己丑畫講○庚寅畫講○戶曹判書沈象奎請申禁外道金銀

銅設店之弊從之○教曰元子宮諭善二負僚屬二負時原任大臣及領敦寧

史曹判書相議自廟堂薦望以入○辛卯御永清門行闕外入直文蔭官親試

奎章閣提學朴宗慶啓言慶熙宮內閣本自狹窄 先朝御製當移奉而閣中

緊用書籍亦當移置請與都摠府相換居接從之○召對○教曰今番民隱成

冊登聞命下之後更思之各道書院凡係道學性理冊子多印積峙以為多士

勸獎之資亦為興學校之一端令該曹發關各該道商量印出置於本道及各該道○領敦寧金祖淳劄辭諭善僚屬議薦之命曰進賢大臣之責也用人銓官之職也命之薦之固其宜也若臣者以其跡則朝廷之贅疣也以其官則恩澤之推餘也上下不及左右無當其何敢固有誤恩刺口可否自同於進賢用人之人也耶伏願亟收議薦之命俾拙分獲安批曰昨日詢問之意與他官爵之廟薦銓望者有異故有教矣卿其勿辭○壬辰晝講○御籠山亭行闕內入直蔭官應製○癸巳詣 璿源殿展拜兼告移御之由○召見六曹久任郎廳○以南公轍李直輔為 元子左右諭善朴宗羽俞漢雋為僚屬○備局啓言元子宮諭善二負僚屬二負纔已薦望啓下而廳滿以輔德廳為之事命下矣依丁巳講學廳例請令內閣稟旨舉行教曰輔德廳以堂后為之堂后移接於宣傳官廳宣傳官廳移接於典設司典設司移接於監印所而輔德廳所屬則書吏四人以內閣私文館書吏各二人差下下隸二名從 顯廟朝時例為之○甲午晝講○召見校理洪儀泳修撰李鼎秉于太極亭講心經○禮曹啓言元子宮諭善既已差出相見時服色行禮節次當依丙午年節目磨鍊而第伏念 元子宮方在幼年有難備禮冠服則自內隨便措備令內侍侍奉東壁西

向立諭善具黑團領詣西壁東向只行一拜恐合事宜教曰以今月二十七日為之依此磨鍊○先是武藝統長手本以為別監安處誼等以日前酌酒被捉於捕校事率黨奔往諸捕校家突入作挈教以子自御極以未常勉抑近習渠輩焉敢生意令刑曹并捉手本中武藝別監刑配絕島又有曹郁邦鄭德淳等十餘漢詬辱捕將手犯從事官臺臣請施一律因秋曹究覈草記亦命島配左議政金載瓚劄略曰谷山之獄纔已勘奏矣與谷山同時并發而不啻更浮於谷山者即武藝別監之變也以禁掖宿衛之隸衣紫戴黃閣門肆喧敢稱控訴九十其衆三五分隊面辱將臣而危言聞亦驚心手撤閤舍而毒鋒莫不褫魄及至已處分嚴勘之後宿怨益激餘焰更熾惹鬧於刑法之官毆格於監押之衝是京闕咫尺之地眼無國威力抗嚴命者也唐家之神策天下之悍卒而夷攷前史未或若是之極也輦轂之卒無法可施逖遠之氓有罪必勘則谷山駢首之民其肯服罪而就誅乎當日處分後更加稔惡之造謀指使者嚴訊窮覈期於斯得與手犯從事官之減死島配者并施一律斷不可已批曰向日武藝事誠一世之變恠刑訊之際杖覈太重若不稱平將何公正近百數親卒縲之綫之繫於秋曹復招千餘里絕島已編配之類遠近騷擾景色荒唐者尤有觀

贍之如何故有命酌勘也而今而後予知處分之輕遽依施○先是黃海監司洪羲臣馳啓以為谷山民韓命弘張辰等奪該府使朴宗臣兵符印信實納遂安郡曰一境之民咸有怨心於本官故奪符信來納云雖曰峽俗甚頑豈意變惟至斯方定查官究覈而該府使罪狀令攸司稟處教曰符信勒奪官長之威可知民習尤無可論然若罪官長民習難懲又若置之難施辱國之罪先從犯分之漢宜用極律廟堂稟處備局請以右副承旨李勉昇差按覈使下送允之召見勉昇教曰谷山民奪其倅印符前古所無之變也本邑風俗何如而有此變恠耶爾須明白查覈以啓羲臣又以谷山府作變顛末查啓曰本府使以倉穀之虧欠西北倉監色并囚府獄矣北面民數百名各持短棒突入衙軒打倒官隸奪符信送于蕪邑曳出府使擔以空石昇到距邑三十里地仍入內衙驅逐婦女在囚之各倉監色並為放出云教曰擔曳官長驅逐婦女放出獄囚云者許多罪惡實前古未聞痛加繩治嚴律斷罪然後今日風俗可定民習可懲令廟堂分付勉昇與海伯按覈後馳啓以為沈洛化受韓極一之願指為謀主設計劫倅募民作變四名為巨魁而同惡者崔成德等六名也手犯者李東白等八名也助勢者金永喆等四名也其外知情干連者并區別列錄而鄉將吏

奴隸等不為捍衛奔救者亦臚列請勘鄉所韓益良通引崔大崙或辨死或効勞宜有褒賞備局啓言此獄逮囚凡一百有三十人無一可生罔非必誅而查啓之分類分等各立罪名者即仰體朝家折獄哀敬之至意者也沈洛化等四名或募民分部犯官奪符或構罪俦倖迫出擔去崔聖德等六名或寫俦或擔曳李東白等十七名或手犯或同惡官屬則座首李宜素等十四名或臨亂逃避或知機不告今此四十一人尤是諸囚中至凶絕悖分付按使道臣大會民人於營下亟施不待時梟示之典以為警頑懲亂之地次犯諸罪人令攸司分等稟處鄉所韓益良既受兵符之後欲往則知為死罪不往則勢在必死雖至自裁有異伏節褒恤之典終涉為濫通引崔大崙張拳冒椎抵死衛護終始不離惟渠一人特施給復之典使本邑從願差任以示獎勸之意前府使朴宗臣苛核之至徵括太酷閭境騷嚷吏民俱散致使前所未有之變出於邑中一獄誅戮殆過四十而谷山一邑更無以為邑不可但曰辜負而已債誤而已請施邊遠竄配之典允之配宗臣于蔚山府旋因按覈使疏陳其中三漢以情犯有間命施次律又因按覈使復命筵奏命施鄉所韓益良給復之典以為官辦死之得其實也○乙未奉 殿宮移御于慶熙宮○命承史閣臣應製○丙申御

崇政殿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及藥院諸臣仍行四學儒生應製○召對○教
曰是年疊慶小子欣忭之忱不可形言而向來 慈使多時靡寧今則康復平
安下情祝悃日日深切供舍飴於長樂祝岡陵於北斗者即小子之至願也二
十七日景賢堂前庭當進饌 慈宮果品令厨院準備堂上堂下侍衛全數磨
鍊宗親時任閣臣及駙馬都副尉入參登歌軒架侑舞工人如數待候事儀曹
知悉習儀以明日經筵後親臨德游堂為之女官女伶並勿用○御隆武堂行
別軍職宣傳官試射○丁酉晝講○御隆武堂行承史閣臣揔管試射○召對
○戊戌常參朝講○次對左議政金載瓚啓言諭善既有兼職施行之命矣新
除諭善南公轍方以留守兼本衙而留守既是京職此後則勿拘仍兼之意定
式施行從之○以曹允大金履度差備邊司提調○以趙尚鎮為判敦寧府事
○晝講○夕講○通信正使金履喬副使李勉求以本月十二日發船前向當
日午時一行四船無事到泊於對馬島佐須浦啓○已亥晝講○御延英殿試
承史閣臣王堂應製○庚子朝參左議政金載瓚啓言天地之間一誠字蔽之
矣乾乾不息純亦不已聖人之極功 殿下凡於羣下之進言雖有厭聞之言
一皆虛受而初無敷施之實是 殿下聽言之不誠也 殿下凡於恤民之政

辭教頗復至於施措之間初無實蹟之概見是 殿下恤民之不誠也今日急務莫先於勤學而開卷受音自止無樂隨例文義未承發落是 殿下典學之不誠也裁抑近習我朝之家法也近日掖隸之變振古所無平日駕馭不失其道則何為而至於此極是 殿下抑近習之不誠也招來遺逸治國之大本也弓旌之禮絕然無聞邁軸之志邀乎難回而間或有一二聖批則輒命近臣代撰是 殿下求賢之不誠也惟願方寸之內實實為心教曰所陳切實當留念矣○左諭善南公轍上疏辭職仍請右諭善李直輔別諭招來批曰卿其勿辭益盡輔導元子之責末端事當留念矣○召對○別講○辛丑召對○御延英殿試吏文製述○壬寅晝講宣醞於玉堂諸臣○以韓晚裕為藝文館提學申大僕為黃海道兵馬節度使李滄為右捕盜大將○癸卯晝講○召對○尚衣提調金祖淳沈象奎聯疏請寢折字巾製入之命略曰傳曰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服不服所謂折字之巾臣等不識其何狀亦復不知其所自出國朝五禮儀之所未見本院定式之所不載也藉是何代帝王之所或御如竹皮赤幘之類其非我 祖列宗之所嘗御則炳然可知矣非我 祖宗之所嘗御則即非所謂先王之法服也 殿下亦何取於斯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

益又曰不謹細行終累大德臣等竊附執藝之義批曰所陳深加銘服折字巾
新製者今方還給卿等益推此心以盡當任子所望也○甲辰晝講○召見左
諭善南公轍 上曰古書云左右前後罔非正人輔導之責專在諭善卿雖與
山林有異 先朝之閣臣當宁之官僚也保護之節輔導之責卿其勉之頃陳
右諭善招延之請故即欲敦召而日候尚未和暢當從近招延矣公轍曰 元
子官方在冲齡雖未及講學之時而必有老成宿德之人朝夕輔導然後實為
薰陶涵泳成詵德性之道矣益加側席之思期於必致焉○乙巳御崇政殿進
饌進致詞于 惠慶宮致詞曰國王某恭遇嘉慶十六年閏三月二十七日
孝康慈禧貞宣徽穆惠嬪邸下睿候適復景籙架隆添葺海屋含飴漢宮喜溢
登歌慶叶稱觴猗 壽母之維祺好後昆之克昌謹上千千歲壽弘文提學曹九大製○
元子行諭善僚屬相見禮于景賢堂○召對○丙午詣昌德宮展拜 睿源殿
○御延英殿宣醞于諸承旨○召對○丁未詣弘文館朝講○晝講玉堂李志
淵曰日前延英宣醞之舉今日至堂臨講之榮寔出於 列聖朝家法而謹稽
本館之誌則 英廟朝六次臨御 先朝一番臨幸時俱進箋稱謝臣等明當
奉箋矣許之○召對○夏四月戊申朔晝講○輪對○己酉御建明門賜米飴

民○召對○庚戌行祈雨祭于三角山木覓山漢江○晝講講訖 上命諸臣
數陳 列聖朝故事侍讀官金啓溫曰 英廟朝講陸宣公奏議贊之言有人
君有六弊好勝人恥文過厲威嚴恣強愎等句語問于講官曰予則六弊有幾
講官曰除恣強愎一事外皆有之矣 英廟嘉納可見納諫之聖德矣 上曰
後世蓮奏如恣強愎一事外皆有之云者可見言所難言即書傳無若丹朱傲
之義也顧惟我 列聖朝聖子神孫繼繼繩繩仁政盛化洽于海東實配堯舜
之聖德而夫君仁則臣直我朝之名賢碩輔如栗谷退溪尤菴諸賢彷彿於何
代之名臣也啓溫曰與宋朝濂洛諸賢相等矣 上曰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
之文治專在儒賢之輩出大抵君雖不善臣亦有善者君雖聖臣亦有不仁者
夫人君暴虐則臣亦助桀為虐而宋時之諸臣有勝於其君者此亦運數之所
然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則君與臣咸有一德而後世則君或仁而臣不仁者
何耶啓溫曰惟在人君之用舍耳 上曰以宋臣觀之君與臣似無感應之理
宋之諸賢何不出前代而生於宋時耶啓溫曰宋朝人才之輩出亦由於仁厚
立國矣○御鳳翔樓受玉堂進箋○辛亥御金商門行儒生應製○召對 上
謂承旨李文會曰御題之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即憫旱之意也儒生能認之乎

文會曰當此旱時特揭此題為儒生者孰不仰認 殿下憫旱之念憧憧於夙宵乎○別講○以李光文為議政府檢詳○壬子召對○御延和門䟽放金吾秋曹罪囚○別講講詩傳第四卷 上曰今日即祈雨祭齋日也文義不可逐章論講而如七月篇勸農重穡之詩實合於目今憂民之事則取七月詩文義陳之好矣且如蟋蟀詩亦好矣今者日旱如此民事可念今若旱災甫弭年事豐登則民必同樂同遊如蟋蟀詩之所云矣此二章中文義陳之也唐俗勤儉其民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相與讌飲為樂然樂若太甚則或有樂極哀來之理民若無水旱饑饉則可謂不哀而樂矣樂之中亦當撙節其樂而無無已太康之患矣王堂洪儀泳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有志之士尚亦然矣况人君之擔負至重且大民之憂樂盡為人君之憂樂則使斯民有樂而無憂者豈非人君之樂乎當其逸樂之時當勉警戒之道然後可謂樂而不過矣○癸丑再次祈雨于龍山江楮子島○詣 社稷省牲器肆儀仍齋宿將親禱也○甲寅行祈雨祭于 社壇減膳責躬教曰躬祈 社壇徹曉還駕坐待冥應漠然無響應以至朝憂悶之念實所不已各道問農延和釋囚切為此少表志導祥之一方而亦不足為當旱慰民之舉自議政府申諭各司

明其五日起坐之法審其刑囚讞獄之政庶僚一心百工共誠儀文末節細瑣
事務亦勿拋棄敬體寡躬宵旰之慮另加知悉又教曰自前遇旱責躬求言雖
似文具與其過於分數寧用行於未深之日宜矣目今艱虞溢目百弊層生試
以數事言之良覺悶歎噫游心興作宮室有增修之侈歟頻改政令舉措有輕
遽之像歟新備儀衛耳目有浮大之過歟怠意民庶軫恤有虛偽之歸歟忘忽
軍賦提教有疎濶之道歟一有此事災必隨至茲諭大臣王堂兩司成須知悉
會同寧善門外陳劄論啓○召對○移奉實錄于藝文館 上祇迎于建明門
仍行次對于賓廳左議政金載瓚曰近聞嶺湖兩南間得雨水田野均適是則
可幸而最可悶者京畿海西矣 上曰今日則稍有兩意乎載瓚曰風雲之氣
頗有沛然之望矣禮曹判書金履翼曰自在 先朝巫女禁令何等嚴而近
聞巫女或有出入闕內者云且掖隸事處分初則嚴重末乃從輕付之生路者
謂必有蹊徑苗脉云此臣所以欲痛哭而流涕也 上曰巫女本不入城內何
况宮中乎紀綱雖墮掖隸豈敢如是藉重乎履翼曰谷民凶悖之習固痛惡而
其所以致之者即朴宗臣也宗臣之罪不可止於薄竄而近聞西來者言則谷
山之民以往殺朴宗臣發通道內鄉品官輩無不着名且按使治罪時罪囚之

有侵逼道臣及按使者甚多云所誅者三十餘人外該倅之盤殺及緣其事死者近百名云人心之洶洶氣像之愁慘已無可言不言道臣與本倅之事而只勘亂民此莫非護黨之習護黨則豈不歸於欺君乎伏願此等處着念乾斷則足以為慰民之道矣 上曰然則何以為之乎履翼曰朴宗臣加罪道臣不可無處分矣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載瓚曰亂民之所以致此者即守令之過也雖至邊遠定配而不送遠惡之地而乃送蔚山該府事不善為矣谷山民人之拂菟乃至於此若竄於遠惡之地則人心豈如是乎不雨之故亦安知不由於此乎載瓚啓言臣等俄伏見傳教下者悶早求助以五條反躬之誠法六責默禱之義一則若曰游心興作也移御既在幾十年空闕則殿屋不得不繕修郊甸則曠旱如焚宮闕則營作方張工役姑令小止二則若曰頻改政令也竊覲殿下近日政令作止無常命令之出不得如綸如綍施措之際未免或遽或褻今日次對當刻命下隨即殿座臣等數三備堂外無一人入來論以從容一堂之義恐不必為然三則若曰新備儀衛也動駕時空輦後有青衣一隊新軍排立以過果無足以耀兵威嚴軍制也而通計幾年則靡費當不細也且關門各處守關騎兵近見身穿着青服手持朱棒非復前日樣子未必增威宮門而適足

浪費公貨并令仍舊恐為得宜四則若曰怠意民庶也日前臨門賜米臨門釋囚賑飢之惠當均部民疏鬱之政必及幽寃而坊民則二十五名數斗之賜也罪囚則四五人輕囚之放也然則一有司足矣何必臨門為也五則若曰忘忽軍賦也今日之民不可活者軍也賦也君臣上下以實心行實政而民不受賜必無此理也教曰所陳切實當益勉勵而扈陪軍事既是做行列朝槍劔軍之規況除出於先後廂隨駕中當初下教非只舉此事而陳勉也仍置無妨而騎兵事卿言甚好依施○王堂聯劄陳勉賜批嘉納○大司諫尹序東疏陳時瘼賜優批○大司憲李直輔陳疏辭諭善之職優批不許仍令從即蓬朝○別講○乙卯召對○諸昌德宮行茶禮于 璿源殿○副護軍李勉昇疏略曰臣於按獄之時只見諸囚異辭乞哀以冀其生未見有一言半辭之指斥侵犯者及入城闈傳說滿耳無根之言非止一再豈意此重臣乃贊言於君父之前殆若真有是事者然於朝家之命臣按覈即諸囚之罪犯也非本倖之政治也臣豈宜一邊覈亂民之罪一邊查前官之事於然而作變源委蓋出錢穀之徵括故臣於跋辭中既已論列以聞前倖濫殺之數則亂民捧俵以為十四首吏所告以為三名而谷民多死莫非本倖之罪則現在之數不為不多忽有查庭致

斃之說厥數倍之訛言之不可準如此臣何必多下乞下司敗治臣辱命之罪
批曰誠如爾言爾何必強下乎○以李石求為三道統禦使李東善為黃海道
兵馬節度使○丙辰召對○御內閣行別講○平安監司李晚秀以安州牧南
塘里民家失火五百二十八戶人物爛死二名啓教曰鬱攸延燒極為矜惻發
遣宣傳官摘奸後慰諭加給別恤典○丁巳三次祈雨于南壇零祀壇○黃海
監司洪義臣以瑞興府民家失火二百四十一戶人物爛死二名及公廨延燒
啓教曰民家如是失火官舍隨以多燼極為悶然別恤典一依平安道例為之
別遣宣傳官另加慰撫○書講○次對○召對○別講○戊午晝講○御建明
門召各司郎官詢及癘瘼後令以所懷書陳○以鄭尚愚為司諫院大司諫○
夜對○己未召對○夜對○庚申四次祈雨于北郊○御延和門召太學儒生
發策求言○晝講○辛酉召對○通信正使金履喬副使李勉求以一行到泊
對馬島府中馳啓○詣內閣齋宿將親禱於太廟也○夜對○壬戌以李冕
膺為漢城府判尹○詣太廟省牲器齋宿○癸亥五次祈雨于太廟○召
對○詣內閣齋宿將傳祈雨祭香祝也○夜對○甲子御崇政殿月臺傳六次
祈雨祭香祝○御崇政門行朝祭左議政金載瓚啓言今者之旱亦孔之酷矣

半年無雨五道同乾圭璧躬舉冥應愈邀若失數日將見魯野之無青至有臨門求助之舉在昔 孝廟朝遇灾求言故相臣李敬輿疏曰虛文小具非所以事天也避殿不如嚴宮禁社私逕減膳不如崇儉德節浮費日下求言之教不如實行一事臨朝哀痛不如夙夜祗懼 孝廟極嘉納之故相之實陳衷懇孝廟之翕受格言安得不回天怒而感天心也 肅廟朝甲午久旱時在靜攝中若曰天若下雨子疾其瘳仍於卧内焚香默禱翌日遂大雨此乃 聖祖事天以心而不以外之效也是在寶鑑中惟 殿下懋哉懋哉教曰小子豈不體念又啓言黃海監司洪羲臣因禮判金履翼以谷山前倅事筵斥陳疏對卞有曰無疵可執又曰小民懷惠然則是循吏也失言大矣請罷職又啓言黃海前帥臣申大僕力辭不赴今方拿勘而新帥臣當即聞命即發晏然不動請黃海兵使李東善先削後拿從之右議政金恩穆啓言每於憫旱之時先有疏決之舉而向來疏放不過王府秋曹之輕因而已第今京外錄囚之積年滯獄亦既多矣其中或不無可以傳生者可以酌處者一經錄啓之後則刑官認以為死囚更不考閱詞案足為幽鬱干和之端亟令秋堂京外獄案更加查閱如有傳生之類各出意見以備裁處從之○飭酒禁因臺臣所請也○以韓晚裕為漢

城府判尹韓用鐸為黃海道觀察使趙啓為兵馬節度使○乙丑六次祈雨于三角山木覓山漢江○晝講常參左議政金載瓚答言昨因尚瑞院郎官所懷皇朝御賜繡符驗移奉當否令廟堂稟處矣皇朝舊賜之物惟此一片繡文則尊奉之道尤為自別而委諸本院與他符牌混置於塵陋之中誠為未安移奉於敬奉閣皇朝舊蹟所奉處而禮堂及本院正擇日陪進似好從之○召對○丙寅召對○御崇政殿月臺傳七次祈雨祭香祝○諭五部民人綸音若曰惟天惟祖宗至仁隆盛聖德光烈間里無歎愁之聲百姓舉安堵之業四百年來基本永鞏至斯太平其誰之恩歟小子不敏小子否德今日亢旱孔甚且極靜言厥由嗚呼歎哉惟爾五部等坊曲之民豈非仰哺於列朝受澤於聖世之遺民也思此必知不可撓擾而使國家多艱也決矣子言及此猶若忘寡躬之所夫責衆民之愚矣雖然堯湯大聖也有洪水桑禱之憂子既否德豈無致災之理茲以漢城判尹宣諭此意爾等各安其業少勿驚慮以慰予一分之心○諭被災各道及四都祈雨祭設行處民人等綸音若曰嗚呼皇天降災小子國家多慮民庶靡安職究其由實在我躬噫小子之心直有一端懇懇惻惻之為民一念而已爾等必知之矣而無奈百虞溢目萬事叢脞者猶必誠

有所不足也焉可以一人之無過歸之於天耶此亦小子之咎也反而思之况初有是過而受之天灾者乎然則尤是子之咎也明矣子既以發微始言矣豈不布哉惟我祖宗投艱遺大厥屨百年以來重熙累洽百穀豐登衮躬無闕失之歎朝野無荒廢之業庶幾至于予躬雖以守成言之恃國初創業之勤苦必不至於流涕歎息之境而自小子叨位以來夙宵憂懼而不能以一事一政報答先王之宏謨俯察臣下之仰望者此是子之大咎也且百僚恬嬉小大因循積年成憲不能奉守至於等夷滅亂名分掃地此亦子不能躬率之致也此亦子之大咎也有一於此國不能安持况兼此兩者乎今日之上自大臣下至羣工尚有所依之望之者惟在爾等之勿以饑饉動其心凶歎易其土相慰奠居恭俟天命子雖不敏否德責躬痛悲思所以保民之道則足可以保目前之急天必俯監小誠自有感應之道咨爾眾民非海東之民歟亦非被列朝至德至化之民歟嗚呼后非民罔與守邦民非后罔與仰戴予言不虛矣子言不虛矣茲遣近侍之臣先宣此意咸須知悉道伯守臣以此宣布列邑曉諭坊曲俾無一民不知之獎○丁卯七次祈雨于龍山江楮子島○詰右文閣齋宿○戊辰詣崇政殿月臺傳八次祈雨祭香祝○召對○命施東西郊出幕病民

等恤典從漢城左尹洪奭周言也○以曹允大為判義禁府事金履度為刑曹判書○御建明門放金吾囚○飭各道祈雨祭致誠設行○已巳八次祈雨于南壇雩祀壇○畫講○召見黃海監司韓用鐸 上曰本道纔經谷山之變民不知親上事長之義今雖略加鋤治民得鎮定各安其業而不可專以撫摩為治必也寬威得中然後可也○卿須下去善為之也○京畿儒生李維濟等疏略曰 端宗朝六臣故忠正公朴彭年忠文公成三問忠簡公李壇忠景公柳誠源忠烈公河緯地忠穆公俞應孚危忠卓節昭載國乘而惟彼李壇柳誠源俞應孚三人獨無承後主祀之人當依河忠烈成忠文兩臣立後之例以奉其祀批曰所陳好矣少表三忠之心矣令儀曹即為舉行○詣慶善堂齋宿○庚午詣崇政殿月臺傳九次祈雨祭香祝○召對○辛未九次祈雨于北郊行蜥蜴祈雨祭于慕華館池邊○教曰微誠淺薄不能格天感應祈雨屢舉尚未得沛然之雨嗚呼民生將何以生今番則當別加致禮勿拘次數再明日南壇雩祀壇別遣儀賓及大臣致享祭文左議政代撰親傳香處所以崇政殿月臺為之仍齋宿于緝熙堂○禁衛大將李光益卒○以李得濟為禁衛大將朴宗慶為訓鍊大將○命施遂安郡民家被燒一百四十五戶別恤典○壬申詣崇政殿

月臺傳南壇零祀壇祈雨祭香祝○行蜥場祈雨祭于慶會樓池邊○召對○
癸酉行祈雨祭于南壇零祀壇蜥場祈雨祭于慶熙宮池邊○召對○甲戌召
對○詣右文閣齋宿○乙亥詣崇政殿月臺傳十次祈雨祭香祝○召對○論
八道四都方伯守臣曰仲春始於農孟夏勤於種天道之常人事之要也比年
以來頻值凶荒饑饉孔甚生靈長苦念彼及此王食靡甘每覽詩經至綿蠻之
章未嘗不三復興歎蓋羨其詩人之善形事狀而孔聖引之學訓後世監法未
有不究於斯而推之於萬物萬物之中惟人最貴民以食為天天人一理天必
愛民民必依天終無所顯然相感之義而凶荒變災民獨酷蒙者寡躬之所知
廟堂之所悶矣然萬言千慮無見消弭之實效者徒以存之久而菽之遲也予
聞齊東少婦控訴于天尚有格于感應之機况億兆衆黎憂患哀矜之狀比之
齊婦不啻若一毛九牛奚望飛霜不雨之但止於五月三年而已顧今三南纒
經荐歉尚未蘇息畿輔兩西猝當亢陽柱禱方舉於宗社宵旰采切於乙丙
元日降綸只循例式復為申諭意在懇惻咨爾八道四都方伯守臣銘心知悉
克殫對揚深思謀近經遠之策先自眼前所歷次第滌掃寬者登而伸之罪者
繫而治之貧者救而活之富者學而導之歸於承流宣化成一宏大科筴之地

事令備邊司措辭闕飭使所下傳教無作紙上空言○教曰書不云乎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詩又云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易又云君子以自強不息語又云巍
巍蕩蕩民無能名焉孟訓亦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庸書
又云天地位萬物育曾傳又云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自古聖賢之惓惓於
為民為國之方由此可以洞然可知矣廟堂實知此意嚴飭各司修舉兩掌之
職以答申誥之義○命疏放金吾秋曹徒流以下定配罪人○丙子十次祈雨
于社稷○詣緝熙堂齋宿以太廟祈雨祭香祝親傳也○遶御營大將李
堯憲以李海愚代之○以李堯憲為平安道節度使○吏曹判書朴宗慶疏辯
許之以朴宗來代之以金在昌為工曹判書○丁丑召對○掌令李英發上疏
以明聖學辨賢邪開言路簡牧守崇倫德重道藝振紀綱勵廉恥講武事懋本
實等十條陳勉賜批嘉獎○五月戊寅朔十一次祈雨于太廟○詣景慕
宮省牲器齋宿○己卯行景慕宮夏享○詣文禧廟藏譜閣懿昭廟
展拜仍詣文昭殿碑閣奉審○以朴宗來為兵曹判書○禮曹啓言五方土
龍祭例以甲丙戊庚壬日按序設行於東南中西北方而英廟朝癸酉六月
初一日有土龍祭依例舉行之命則本曹以甲日尚遠不可等待丙日在明日

自南方為始設行事啓稟蒙允矣其時則蓋以甲日尚遠故有此啓稟變通而
今番則甲日在本月初七日後於十一次祈雨祭之行不過六日矣若用癸酉
先南之已例則當自初三庚日西方為始設行而庚日甲日之間只有四日且
念此時民事雖急而今日夏至纔屆比諸癸酉之六月則煞有間焉似不必援
此進定於明日致有太迫未安之嫌若以四日之間尚以為遠欲於初五日壬
午先自北方設行則此又有疑難之端凡土龍之祭東西南中四方則皆以所
屬干支兩箇日連日設行獨北方則必加一日合為三日之設此則似不可先
北而犯用東方之甲日矣教曰自再明日為之而六甲各一日五日為之連次
祈雨之餘終無靈響言念民事極甚罔涯責躬當靡不用極自今日減膳六日
避正殿移御光明殿宇內別堂恭待天雨之來承旨移接於尚衣院撤樂限還
御經筵代以召對亦以得雨為限○禮曹啓言五方土龍祭六甲各一日五日
為之事命下矣當自西方為始初三庚日白龍造成初四辛日設行北方初五
壬日黑龍造成初六癸日設行東方初七甲日青龍造成初八乙日設行南方
初九丙日赤龍造成初十丁日設行中央十一日戊日黃龍造成十二日己日
設行而依例遣三品官每日兩祭設行事知委允之○以曹允大為吏曹判書

○命施順川府民家被燒一百七戶別恤典○庚辰詣內閣齋宿○辛巳行西
方土龍祭○詣崇政殿月臺傳祈雨祭香祝○壬午行祈雨祭于宗廟社
稷○次對○召對○別講○癸未行北方土龍祭○召對○前獻納俞鉉章疏
論朴宗臣十罪請不惜一吏以慰衆民教曰爾非臺諫亦非求言之日而論人
太妄率原疏還給爾則罷職○甲申兩水深一寸二分○召對○禮曹啓言渴
望之餘得此甘霈言念民事誠極萬幸見今油雲不解霖灑不止周洽可知東
方土龍祭請今姑停止免之○教曰渴望之餘兩澤始見言念民事萬萬多幸
減膳其在修省之道當準成命之限至於避殿前既以得雨為期今則難必周
洽霖濃霏淝之意自此可推一向避殿反涉屑越今日為始還于時御所承旨
堂后一體還接○教曰農形今至如何乎發遣備郎城外四郊看審以來○教
曰喜雨始下周洽是望旋焉暘晴民事甚可悶也令廟堂克思來後講究之策
以備足衣裕食之謨○乙酉召對○御中日閣行文臣製述○丙戌召對○詣
緝熙堂齋宿○丁亥詣崇政殿月臺行皇壇望拜禮仍試叅班儒武○召對
○戊子兩水深八寸八分○己丑晝講○御金商門行堂下軍職文臣應製○
庚寅晝講○命平安兵使李海愚仍任以李澹為御營大將特旨擢金基厚為

摠戎使○以尹範益為黃海道水軍節度使柳相燁為全羅右道水軍節度使

○辛卯晝講○召對○御崇政殿行武臣講○壬辰雨水深八寸六分○晝講

○癸巳教曰惟天惟祖宗默佑陰騰喜雨多降三農恰慰足可以保春間枯

萎之苗心焉懼悅不可形喻於廟於社報謝告喜之舉不容少緩明日當

躬詣社稷親行省牲省器及肆儀再明日仍行親祭宗廟則遣大臣攝行

今日當詣右文閣齋宿○召對○湖南關北畢賑湖南羅州等三十七邑驛鎮

分賑各穀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七石零關北安邊等八邑飢民七十六萬六千八百八十口

齋宿省牲器仍行肆儀○乙未行社稷報謝祭○詣昌德宮展拜于社稷

殿○別講○丙申雨水深九寸一分○丁酉○戊戌○己亥召對○御崇政殿

行專經文臣講○御德游堂行專經文臣中鄉人應製○慶尚左兵使申大坤

狀啓以為各邑上番禁御軍兵等到醴泉郡三灘津五六十名同騎一船兩餘

江漲暴流所激中渡覆船而生出者僅為十二名教曰鄉居資生之窮民傾產

跋涉逢不意之水患言念情狀極實憐惻宿衛雖重貽獎豈忘哉令各該營發

本營米穀二十許石下送該道使之一一分給於被災軍人處死者身還布一

并蕩減令道伯作文以祭○庚子○辛丑○壬寅召對○御崇政殿行漢學文

臣講○癸卯御隆武堂行別軍職宣傳官等試射○甲辰召對○以南公轍為
史曹判書○教曰太學生在先朝月課歲勉不啻若周文鳶魚之化而近來
雖有略施慰悅之舉未為洽於士望豈為待士之意哉今日申時景賢堂當宣
醞於太學士子以表予至意泮長率太學儒生入侍○乙巳以閔耆顯為開城
府留守○御景賢堂受太學生進箋仍行試取○召對○丙午召對講詩傳頌
人章 上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若此則親賢士大夫之時少矣莊姜則正室
夫人不可比同於宮妾而以齊風鷦鳴之詩觀之或恐有過於燕昵晏於視朝
致有安肆日偷之慮且雅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此乃端本正始之道而為
人臣者欲其君之親好夫人至戒以大夫夙退則無乃啓人君宴樂之志而近
於諂諛乎侍讀官曹鳳振曰聖教好矣衛之大夫喜其君之有賢夫人而作是
詩也○御景賢堂行專經武臣賓廳講○別講○夜對○教曰六月即 健陵
忌辰之月也小子孺慕之痛無以伸懷故在彼闕之時每瞻拜 真殿歲以為
常明日朔朝當詣崇政殿親傳香遣閣臣別焚香○六月丁未朔詣崇政殿月
臺傳 璿源殿香○召對○御德游堂行闕內入直文蔭官應製○命文蔭武
落仕十年以上人文蔭考券試取武臣試射取優分并令該曹待窠調用○戊

申召對○御崇政殿行武臣落仕人試講○以金履翼為司憲府大司憲洪義浩為司諫院大司諫○御德游堂宣醞于兩司諸臣綸音若曰臺閣耳日之官也國之治亂專係於此卿等勿以予不敏亟體列朝設始之意以答小子至懇至切之義子雖否德豈有待卿等虛言授之哉誠在寡躬事在卿等更勉欽哉申以法醞庸表敬義思我朝四百餘年鞏基之業由於臺官之直諫也○己酉召對○御資政殿試取圓點儒生○別講○以李貞運為司諫院大司諫李冕膺為禮曹判書○庚戌召對○御景賢堂行六曹郎官應製○召對○別講○辛亥召對○別講○御中日閣稿饋入直軍兵仍御迎文堂行太學居齋生講試○壬子召見各司久任郎廳于景賢堂○御德游堂行文蔭官應製○以李集斗為判義禁府事○詣右文閣齋宿○召對○癸丑詣延英殿月臺傳明陵忌辰祭香祝○命別講冊子以周易為之○輪對○御景賢堂行入直武臣能麼兒講○以李直輔為司憲府大司憲○召對○別講○次對○甲寅捕廳掛書罪人許倫移送王府設鞫遞判義禁李集斗以曹允大代之鞫倫以自作凶言或揭捕廳或蔽腰帶大逆不道結案正法○召對○乙卯召對○御景賢堂試武臣殿策○別講○丙辰詣崇政殿月臺傳 璿源殿香○召對○召

見闕內入直文蔭武官于景賢堂仍試四學儒生○以鄭尚愚為成均館大司成○別講○丁巳召對○御建明門詢瘼于貢市人○召見開城留守閔耆顯于資政殿辭陛也 上曰開城府是 太祖大王創業之地而麗朝人亦多有節槩者下去後激勸獎拔之道與夫守城之方須惕念舉行也○別講○戊午召對講周易 上曰復者反於道也復則无妄故地雷復之下所以受之以天雷无妄而无妄之動以天是皆天之造化也有非人力之可容而九四有曰可貞无咎守之以貞固然後永至於无咎之域矣○御景賢堂行闕內入直文蔭官考覆講○御興政堂行入直玉堂閣臣應製○別講○己未別講○通信使金履喬副使李勉求馳啓以為江戶上使小笠原大膳大夫源忠固副使脇坂中務大輔藤安董次第到泊而藤安董以兼慰問使來傳關白勞問之言同月二十二日國書仍為傳命於江戶兩使公私禮單照數贈給待其回答書出來傳授次仍留○召見各司久任郎廳○庚申詣崇政殿月臺傳 景慕宮望祭香祝○別講○設玉堂會筵于資政殿○召對○辛酉別講○御資政殿行翰注以下別講○召見差使負守令○召對○壬戌別講○召對○御崇政殿試太學生及方外儒生居首金道喜直赴殿試○別講○癸亥召對○教曰明日

即 慈宮千秋慶節也小子祝岡之忱何年不然至於今年以過和之餘康安如常下情欣幸萬萬不已當推宮中之微誠以廣示喜之舉今日親召左右參贊六曹卿宰參議及堂上實職官及六品以上年自七十七歲以上者并頒果賜魚然此月異於他時笙簧舞佾實是未安只入殿庭樂設而不作處所以景賢堂為之○別講○甲子召對○御景賢堂受內閣進箋仍行闕內入直文陰武官領果文臣應製又御金商門行武臣試射○別講○乙丑別講○以具得魯為司諫院大司諫朴宗慶為禮曹判書金在昌為刑曹判書李集斗為漢城府判尹○謚望下批贈左議政任統忠簡右議政朴宗岳忠憲右贊成宋煥箕文敬贈吏曹判書李東文正贈禮曹判書辛景行忠翼兵曹判書鄭孝全忠景贈兵曹判書禹尚中忠壯贈吏曹判書姜渭聘忠烈贈兵曹判書韓百祿忠壯判尹徐秉德靖翼奉朝賀李最中文貞刑曹判書李柱國武肅贈吏曹判書李秉泰文清贈禮曹判書宋英考忠肅豐安君焮文端吏曹判書趙明鼎文獻判府事洪揔貞簡奉朝賀洪秀輔簡憲工曹判書林蕃喆簡憲贈吏曹判書鄭誠謹忠獻○夜對○丙寅詣昌德宮展拜于 璿源殿○召對○以沈象奎為吏曹判書李勉兢為戶曹判書金啓洛為工曹判書○御中日閣行外營入直軍

兵犒饋○丁卯召對命召對冊子以周易為之○御景賢堂召見童蒙○御崇賢門賜兩營鄉軍米仍行童蒙教官應製○御德游堂行入直文臣武經講○別講○夜對○戊辰以鄭景祚為司諫院大司諫○常察○召對○放輕囚○夜對○己巳御資政殿行玉堂會筵○召對○庚午御資政殿行閣臣會講上曰閣臣今番勿為進箋以進箋樣仍行復四拜可也然則可以禮簡而不失存羊之義矣○召對○辛未詣昌德宮即日還宮○壬申詣崇政殿月臺傳健陵忌辰祭香祝○召對○別講○夜對○癸酉○甲戌詣右文閣齋宿○乙亥召對○御崇政殿月臺傳 文禧廟別祭香祝○御中日閣行一內禁軍試射○御景賢堂行專經武臣講○別講○詣景賢堂齋宿○丙子召對○詣德游堂傳 璿源殿香○御中日閣行五營將臣將官試射○秋七月丁丑朔召對○御資政殿宣醞于耆老堂上○藥房都提調金思穆啓言臣等之未蒙召接幾至半年之久此固臣不誠溺職之罪而當此節序交換之時臨殿勞動移次經宿殆無虛日固仰聖候之康寧不憚苦熱之觸冒而或於不知不覺之中安知無榮衛受損之慮乎臣茅之焦迫煎悶姑舍 殿宮惟疾之憂尤當如何雖間巷匹庶若當經夏換序之時必欲尋醫問藥以為自護之方則况我 殿

下上承 宗桃之重下臨億兆之衆目下悠悠萬事無過保畚聖躬而乃反自

輕若是之過耶臣之前後仰陳輒承許可之音非止一再而自春徂夏終無晉

接之舉蓋診筮延接不過暫時間酬應則未敢知 殿下何所憚而一向靳持

耶伏乞頻賜召接以時診察俾盡保護之道批曰卿言甚懇當自後日次勉許

頻接矣○飭各司衙坐卯酉之法○教曰夏序方過七月已屆八路農形果能

善就否言念民事寢食靡安嗚呼雖上天旱灾垂警惟予心一時不懈一民之

衣一民之食道伯守宰真以國家如傷之心深存哀矜之念則必毋至於顛于

溝壑可不慎惕今當秋事加倍精白事令廟堂分付八道四都○御廼英殿行

堂下武臣應講○詣資政殿齋宿為 各宮別祭傳香也○夜對○戊寅御景

賢堂受耆堂謝箋○領敦寧金祖淳劄曰臣伏見傳教有 毓祥宮 延祐宮

宣禧宮 藏譜閣 懿昭廟遣閣臣攝行別祭之命以臣充 毓祥宮獻官兼

令撰進祭文者其祭文則臣職忝掌綸雖不敢不撰進而其事禮則臣竊以為

大不可也嗚呼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典之嚴且重自上世然也孔子曰明

乎郊社之禮掃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祀典之於國家治忽係焉其慎且

敬顧何如哉惟我 祖宗聖神相繼兢兢翼翼然必慎必敬罔敢或忽者亦

惟在於祀典是以禴祠烝嘗各有其時薦獻告由各有其名而無時之祭無故之享四百年來未之或有攷之禮典按之國乘昭可知矣今此別祭之命實未知聖意之攸在而義起之何名也書曰黷于祭祀是謂不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又曰王司敬民罔非天嗣典祀無豐于昵嗚呼祭祀者追遠報本之禮古之聖人有五十而慕者有三牲而養者其生也則洞洞乎屬屬乎若將不及其沒也則吉蠲之饌未始不踈濶而或懼其黷或戒其豐者何也良以鬼神之道幽遠而尚靜其著也昭明焄蒿悽愴洋洋乎如在而不可度思故人之所以事之者極簡潔而主畏敬不敢瀆屑焉耳不然聖人之孝不欲時時而享之日日而祭之哉使傳說祖己非聖與賢則已如其聖與賢也則天下萬世之有國家承祀典不監於書之訓而于誰之監哉抑又聞之記曰喪祭從先祖嗚呼今日八域萬姓之大且庶庶績百度之盛且該莫非我祖宗所勅紀制作而我殿下特為祖宗守之耳况其祭祀之禮莫大於有國而或非祖宗之所垂則豈所謂從先之義哉以殿下高明之聖學曾忽遺燭於此者臣實惜之日前文禧廟別祭之行也臣已不勝驚悚憂愛之忱而出位是懼泯默縮伏今茲攝享之

官與

閣與

廟之事體之尊嚴重大又與

文禧廟萬萬不同而臣

既當承命駿奔則愚衷益激不能自己區區微見誠有符於執藝茲敢齋沐朝
房猥陳劄本伏願亟寢成命批曰已諭於大臣劄批矣適諸大臣聯劄請寢已
賜批從之也○已卯御金商門行文臣翔試射○御資政殿行試射文臣應製
○御崇賢門入直軍兵吏隸等賜米○命至貧無依之鄉民上來者招集賜米
○夜對○庚辰御資政殿行玉堂會講○御中日閣行三營勸武軍官試射○
名對○夜對○辛巳光恩副尉金箕性卒教曰此都尉身許國家同共休戚宜
享天年至此遽逝貴主之此時景像已不可言况 慈宮驚心惜痛之懷仰而
悶迫禮葬一依清璿郡主例為之東園副器一部一體賜給仍命成服日遣內
侍致祭祭文當親撰以下○召對○壬午召對○御景賢堂行禁直武臣講○
以吳泰賢為江華府留守○癸未詣昌德宮展拜于 璿源殿仍詣 奉謨堂
奉審○次對于熙政堂右議政金思穆曰當暑臨殿便成課程一日之內或過
數次至勞王體大小憂慮已無可言而儀衛未備寶座儼臨至於應製試射宣
醞會筵俱為昭代之盛舉前期命下動遵規度則其為人才之樂育瞻聆之聳
動當復如何而不時出令每有倉皇急遽之歎許多美事徒勞而已有名無實
豈不可惜哉苟使臣隨事盡言則以我 殿下從諫如流之聖德豈有如是過

中之舉乎 上曰所陳好矣以此出舉條可也思穆曰不必出舉條矣 上曰
不出舉條則上之過失大臣之陳勉皆蔽而不顯矣思穆曰 殿下許可臣言
而從之則好矣何必出舉條乎○甲申藥院入診都提調金思穆曰醫官今已
診察諸節詳為下教則湯劑可以議定矣 上曰凡百不能如前今月不如去
月去月不如前月不知不覺之中自然如是矣平日問候於 慈宮也輒步詣
而無汗氣矣今則步往未半已身汗氣喘水刺則口味不甘不善進御寢睡則
比正月二月稍勝而有時精神恍惚或輾轉不寧不可謂穩矣思穆曰近日涼
意頓生正好調理湯劑則今日不必議定後日次更為詳細診察然後議定何
如 上可之仍教曰近日頰為殿座非為憂勤也非為觀瞻而然也命令之有
時乎急者亦出於不知不覺之中無乃心弱之致而必有所以然矣常時不喜
喧囂至如行步之聲禽鳥之音亦皆厭聞矣醫官秦東秀曰脉候大抵不足而
似有膈痰矣夜中或無膈間跳動之候乎 上曰有時乎若驚矣東秀曰無眩
暈之候乎 上曰向時微有眩氣近日則無之矣思穆曰再明日當更為入診
矣 上可之○設七夕製于泮宮○御資政殿傳 璿源殿香○夜對○通信
正使金履喬副使李勉求狀啓去月二十六日江戶上使源忠固副使藤安董

設行關白宴禮其餘宴享依江戶入去時例次第設行臣等私禮單應給之處
考例分給今月十五日江戶兩使臣賫傳關白回答書及回禮別幅依例領受
兩使臣對馬島主回答書契及巨禮單亦為領受臣等處所送公私回禮銀子
都數合為六千七百八兩而銀四千兩給付馬島換城公木一百同二千餘兩
還報治行時戶曹所貸者其餘分給於行中負役臣等一行二十七日乘船前
進今月初三日一行四船無事還泊釜山浦仍為下陸○乙酉御中日閣行西
北別付料秋等試射○召對○御景賢堂行入直武臣講○行太學生宣飯○
夜對○丙戌藥院入診命進御加味寧神湯自今日一貼式煎入藥院諸臣請
湯劑煎入之時勿令封入必許召接而進御上可之○御景賢堂行入直文
官講○以李冕膺為漢城府判尹朴宗柱為咸鏡北道節度使○丁亥奉 殿
官還御昌德宮○以金祖淳為禁衛大將○藥院入侍○領敦寧金祖淳上疏
乞遞禁將批曰倚毗則甚重辭則反是小事也安心勿辭○戊子領敦寧金祖
淳再疏曰臣受 先王知遇之深得以有今日則其願忠竭智之心豈不思古
人鞠躬盡瘁之意而安性椎鹵才學俱疎萬不足以仰承倚毗之隆眷則實臣
之平日所自悼自恨而愧憤欲死者也雖然竊敢謂倚毗之重自有其實而不

在於他臣之依近日月奉承帷幄亦已有年矣 殿下臨御講筵則臣竊願
殿下勿忘勿助格致誠敬之工克臻高明廣大之域矣 殿下延接臣僚則臣
竊願 殿下虛己推誠都俞吁咈之風庶見明良喜起之盛矣 殿下躬親萬
機則臣竊願 殿下若括有度若秤有權泛應曲當從心而不踰矩矣 殿下
憂念民事則臣竊願 殿下若恫在己如保赤子以迓續天之永命矣 殿下
欲整紀綱則臣竊願 殿下正躬率下發強剛毅雷動而風行矣 殿下思慎
刑政則臣竊願 殿下哀矜惻怛大小輕重各當其情而期於無刑矣 殿下
留意戎政則臣竊願 殿下戒存桑土守在四方不止於赫然耳目之觀而已
矣 殿下叢勝勤勞則臣竊願 殿下澄神省慮節宣保嗇不以無益害有益
矣若是者皆臣之為 殿下至願而夙宵之所欵欵耿耿也臣之不肖於此數
者雖無涓埃之所自效惟其一片衷赤有可以歷百劫不泯者 殿下於此數
者苟不以臣之不肖而副其衷赤之所至願則 殿下之所倚毗於賤臣者孰
有重於此乎若其官爵任使之際則惟當視其能否量其得失而處之而已况
臣之從前敷歷文武殆遍在朝罕比豈在今日以一特任有無論其倚毗之重
輕哉伏乞亟許遞解批曰卿言甚懇如此之故倚毗尤重安心勿辭即為入來

膺命○藥院入侍○御春塘臺行忠義應製○己丑御明政殿試秋到記儒生
講居首李祥奎製居首洪永觀並直赴殿試○庚寅停諸道秋操○御映花堂
行別軍職宣傳官應射○辛卯召對○壬辰藥院入診○御映花堂行入直文
武臣應製○癸巳詣宗廟景慕宮展拜○御映花堂行入直武臣應製○
甲午藥院入診○御映花堂行禁軍別付料試射○乙未御中日閣行南行宣
薦人試射○丙申○丁酉詣北苑奉室行禮試參班儒生於泮宮○詣內閣
齋宿○戊戌御攜文院傳各宮香○藥院入診上曰寢食之甘終不如常
矣都提調金思穆曰醫官輩必許稍久按察然後乃可詳審而每有不許久診
之歎至於湯劑及時封進必許入侍近多封入之教臣等尤不勝抑鬱矣上
曰非不知卿等之至誠而番番入侍有難酬應故自爾如是此後若無故則當
召接矣○命入直閣臣持周易入侍○己亥行內調馬于春塘臺○御仁政門
行忠臣清白吏子孫及西北松都人應製○禁衛大將金祖淳屢疏不膺教曰
禮使之道不可不許副仍以李得濟代之○庚子御仁政殿行專經文臣講○
辛丑初昏有星見于乾方似有尾跡差文臣測候○詣文廟行酌獻禮○藥房
都提調金思穆持湯劑待令上曰明日來待思穆曰湯劑連日進御無所間

斷然後可驗功效 上曰大臣何為而進前遮住輦路乎右議政金思穆為先
削去仕版門外黜送旋因諸大臣陳劄即命還收思穆陳疏請譴批曰予之事
自顧慚恧卿何必如是更引安心勿辭即為入來○御宣政殿行專經武臣講
○御熙政堂行承史閣臣應製○壬寅藥院入診召見回還通信上副使金履
喬李勉求命履喬加嘉善勉求加通政譯官軍官等一體加資○御仁政殿行
忠臣清白吏子孫西北松都人應製○召見闕內入直文蔭武官○癸卯命進
御加味導痰湯自今日煎入○御中日閣行瑞慈臺試藝○領府事李時秀左
議政金載瓚聯劄曰御藥體貌至重且嚴尤非日用飡饋之比也必令藥院之
臣監煎監封具鑪罐備鎖鑰時至入稟雙擎進入於香案之前謹審溫涼細適
濃淡先嘗而後奉以進御是禮經也藥院故事也 列朝式遵未嘗或廢夫如
是然後嘗藥諸臣躬率太醫得以頻登前席仍為隨事提稟以為盡誠殫技之
方臣等竊伏觀 英廟朝日御湯劑之時或日一進日再進雖於卧內深嚴之
處外殿忽擾之時未嘗不令三提舉備負入侍隨時隨御上以存古劄下以伸
微誠而聖德至意有可以仰認也今使黃門紫衣替奉以進而諸閣諸臣竟不
免自外退去則不但大有違於臣等日夕攢仰之望得不有乖於尊禮重事之

本意裁批曰卿等之言極為切實當留念來後○甲辰御魚水堂行泮儒應製及武臣講○命入直閣臣持孟子入侍○乙巳藥院入侍○御搗文院行日次儒生製述仍詣暎花堂行扈衛軍兵試射仍為齋宿○左議政金載瓚陳劄言吏曹判書沈象奎三朔在職五疏深引大政過限民邑俱弊請施罷職之典賜批許之以趙得永代之尋遞以李勉兢代之○丙午詣仁政殿月臺傳 宗廟永禧殿 景慕宮香祝仍詣 景慕宮齋宿○以金履翼為刑曹判書洪明浩為判義禁府事許溟為全羅道兵馬節度使○八月丁未朔行 景慕宮朔祭歷臨於義本宮奉審○上護軍金文淳卒○戊申御春塘臺行文臣製述漢學文臣講又行扈衛軍官布陳○召見時原任大臣及藥院諸臣左議政金載瓚曰聖候保護專係湯劑湯劑功效專在於診候而引接絕罕殊有乖於大聖人慎疾之義昔我 宣廟朝 肅廟朝時常置楊禮壽柳詳於座側無異近侍輩故習熟聖候每奏對症之劑亦粵 英廟朝晚年引接藥院每於燕寢或以便服不拘日時亦願 殿下法此微則保護聖體都提調金思穆曰雖閭閻匹庶之家如或服藥則選醫診察必也徐緩詳慎俾盡其才然後脉可詳察藥可奏功且使朝診夕察或恐失時顧今湯劑進御之節只使黃門小侍草草封入則

臣等抑鬱之忱庸可既乎○御暎花堂行武臣朔試射○已酉藥院入侍○開城留守閔耆顯卒以柳相祚代之以朴宗慶為戶曹判書金履永為吏曹叅判○御春塘臺行文蔭官應製○命開北茂山甲山折米四萬石嶺南元會米右兵營餉米一萬石關西別餉木二百同劃付戶曹以經用不足備局請之也○庚戌御中日閣受行幸時軍令○御仁政殿行專經武臣講○辛亥藥院入診○御尊德亭行太學儒生應講○詣暎花堂齋宿○壬子詣明政殿月臺傳景慕宮秋享香祝仍詣仁政殿月臺肆儀○藥院入侍○御明政殿行吏文製述仍詣春塘臺賜宮底居民米○御內閣行夕講○癸丑御弘文館行別講○召見藥院諸臣命進御導痰湯停止甘麥大棗湯自明日煎入○以李集斗為禮曹判書○御暎花堂行武臣堂上朔試射○御熙政堂受王堂進箋○甲寅御暎花堂行都政以望筒遲滯命罷吏曹判書李勉兢兵曹判書朴宗來職以朴宗慶為吏曹判書沈象奎為兵曹判書○召見藥院諸臣都提調金思穆曰聞喉院諸臣之言則或有夜深後出納命令之時寢睡之節亦可知其失時伏願詳教症候焉上曰寢睡則較以一夜幾乎三四更之頃水刺則比之平時不過十分之一矣思穆曰近日則跳動之候何如上曰差勝矣思穆曰恍惚

之候何如 上曰往往有之旋即止歇而精神或有前忘後失之時矣思穆曰
近日則憊候何如臣竊覲御座升降之際間多有不調之時或以憊候而然乎
上曰漸不如前矣思穆曰臣等議藥之當否專係聖侯之詳審繼自今頻許召
接千萬願祝○乙卯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藥院諸臣○御仁政殿行專經武
臣講○御明政殿行太學儒生應製○丙辰藥院入侍○御中日閣行文臣朔
試射仍御魚水堂行文蔭官應製○江原監司洪義謨卒○丁巳御仁政殿傳
冷泉亭別焚香○御春塘臺行璿派人應製仍閱禁軍○詣 毓祥宮 宣禧
宮展拜○戊午藥院入侍○御暎花堂齋宿○庚申詣明政殿傳 宗廟 景慕宮望祭
已未藥院入侍○詣暎花堂齋宿○辛酉行都政吏曹判書朴宗慶奉判金履永
參議宋冕載兵曹判書沈象奎
香祝○御春塘臺宣醞于搃管○以金履度為戶曹判書金履喬為成均館大司成李直輔為司憲府大司憲趙
萬元為司諫院大司諫李好敏為江原道觀察使○御暎花堂受搃管進箋○
命進御混元三重膏自今日煎入○壬戌召見時原任大臣及藥院諸臣領府
事李時秀曰日前臣聞藥院諸臣之言聖教有曰我心我反有不知之時臣意
則 殿下不知之教乃知之之端也 殿下若真有不知則何以有如此之教

乎臣竊觀近來臨殿御堂殆無虛日聖躬之勞動已無可言而殿座之時未嘗終其事出宮回鑾之際每有蒼黃急遽之歎 殿下雖緣於積火之症不得已為此疏鬱之資而 殿下上奉 三殿宮下臨億兆民 宗社之重民生之命專係於 殿下之身伏願 殿下每於聖心牖明之時痛勉抑制之方一日二日一事二事隨處裁抑則王侯受傷之根抵即可以夫祛而本體之明不遠而復矣 殿下聖學高明雖有一時之症候若能先下治心之工而症候諸節洞諭藥院諸臣克盡內外交治之道則王侯之復常不難矣蓋治病莫先於治心故心無所蔽則病不能侵矣左議政金載瓚曰近日政令之顛倒動靜之無常不但朝臣知之舉國之民皆已知之民情洶洶將至乖散之境民心一去則國隨以危矣大小臣民焦遑迫罔知攸措如此之狀 殿下深居九重尚未及聞之矣伏願 殿下每於積氣消下之時猛加抑制之工焉 御仁政殿東月臺行六司郎官應製 癸亥詣 儲慶宮展拜還詣明政殿傳 崇陵香祝 命進御甘麥大棗湯停止加味心腎湯自今日煎入 藥院入侍 甲子御魚水堂行太學儒生應製 乙丑御春塘臺行內禁衛試射仍詣籠山亭行泮儒應講 詣內閣行夕講教曰王堂俱空講筵久廢故今日詣內閣行夕講者為

示警玉堂諸臣之意也。以此意申飭使之備番可也。○丙寅御睽花堂召見時原任大臣行專經武臣講仍閱訓局中司軍。○因信使護行大差倭出來以曹鳳振差接慰官。○行承史閣臣應製。○丁卯詣仁政殿月臺傳宣陵香祝。○戊辰御明政殿行吏刑曹郎廳應講。○詣睽花堂行承史閣臣應射。○己巳御睽花堂行太學儒生應製仍行專經武臣講。○庚午御睽花堂傳宣陵香祝。○詣睽花堂齋宿。○辛未詣明政殿月臺傳宣陵香祝。○御春塘臺行專經武臣講。○以李肇源為吏曹叅判白東遂為公忠道兵馬節度使。○壬申詣睽花堂傳宣陵香祝。○長寧殿修改祭香祝。○御仁政殿行太學儒生應講。○癸酉藥院入侍命前縣令洪旭浩同叅議藥都提調請之也。○御明政殿行專經文臣講。○甲戌藥院入診。○御籠山亭行闕內入直蔭官應製。○御明政殿行闕外各司文蔭官應講。○乙亥次對左議政金載瓚曰近來入啓公事久未判下事多稽滯年分事目及守令望筒多日未下民邑事誠甚可悶矣藥房都提調金思穆曰今日聖候欠和湯劑連進之時臣等與醫官俱未能長時待令故朝夕諸節無以頻頻詳承湯劑煎進亦有違時之慮臣等與入診醫官輪回入直於本院實合事體矣教曰藥院輪直自今日為之命進御混元三重膏停止。○詣明政

殿月臺傳 宗廟 景慕宮朔祭香祝○御仁政殿行專經武臣講○命入直閣臣持孟子入侍○九月丙子朔御春塘臺閱訓局軍○丁丑御仁政殿行九日製仍行專經武臣講○戊寅初昏流星出天中入於東方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色白光照地○御仁政殿行專經武臣講○己卯御中日閣行入直兵捻郎廳試射○庚辰詣 奉謨堂展拜詣中日閣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仍行藥院入診領府事李時秀曰諸節與向日更若何 上曰別無加減矣右議政金思穆曰洪旭浩本以儒醫與他醫官有異且未詣筵席周旋診察之際若得徐緩則可以盡誠盡心使之從容診候焉 上可之時秀曰為醫診察之法非但診脈觀形察色尤為緊要特命旭浩仰瞻天頰似好矣 上曰仰瞻可也旭浩診脈訖奏曰左寸關微有滑體膈上似有痰候矣 上曰仰瞻則何如旭浩曰小臣一番仰瞻何敢有愚見乎 上曰第言之旭浩曰肌膚則如常而玉色似有微黃未審天顏本然乎思穆曰症候諸節詳為下教然後可以議定湯劑矣 上曰症候則雖無頭疼腹痛等諸症之如病者操而以大體言之今年不如昨年昨年不如再昨年運動舉止不知不覺之中自然如此矣思穆曰跳動之症候近間則何如 上曰間間有之矣旭浩曰膈上若有痰則跳動之症似然矣

湯劑則退與諸醫詳確講論然後可以議定矣○辛巳○壬午命進御加味心腎湯停止蒙胡溫膽湯自今日煎入○以李勉兢為漢城府判尹○御暎花堂試闕內入直軍技藝○癸未御明政殿行闕內入直文蔭官應製○備局啓言全羅監司李相璜狀啓以為全州府萬馬洞即古所稱蔽萬馬之地而地以是名焉築城之論自前已然洞有南北隘口北是南固之北麓昔人築城遺址尚在南是所謂塔峴而天設關防之處云蓋其湖南初程一洞橫截左右挾兩山之險南北通一線之路古人之據此設關可見必守之地而昔有今無踈虞莫甚仍舊增修則關隘始重而又於塔峴更築新城與南固舊城屹然為犄角之勢則天作兩口地設重城當為南路捍衛之重請依道臣使之修築許之又因完伯啓備局覆啓請濟州無緊關烟臺八處並令革罷從之○甲申召見藥院諸臣都提調金思穆曰新製湯劑進御之後連為順下乎上曰然矣思穆曰聞洪旭浩之言則以為閭閻間亦多有如許症情而此方屢試屢驗云矣上曰然乎思穆曰此劑非調理之劑乃對症之劑也伏願自明日為始進御之時臣等每為持入詳承夜間症候湯劑亦隨時加減誠合於調護慎重之道上曰依所奏為之可也○御內閣行別講○御魚水堂行闕內入直文蔭官應

製○備局啓言年事失稔如兩西及東北兩道似未免設賑若不預先拮据難
以及時取用而沿邑所儲想必無多若當移粟之時則出山移沿必致騷擾迨
此開倉之初莫如先期措處嶺南十萬石湖南七萬石湖西五萬石各穀準數
移捧於沿邊各邑之意分付允之○乙酉御仁政殿行太學儒生應製台見大
臣閣臣藥院諸臣○丙戌藥院入侍○御魚水堂行太學儒生應講○丁亥○
戊子御明政殿行太學生朝食堂仍試講○詣暎花堂齋宿○全羅監司李相
璜以大司憲李直輔卒於其子茂朱府任所啓教曰故諭善即予冑筵舊僚山
林宿德也自予不見今幾年所延行之誠無日不至遽見長逝之單愕然悼盡
無以為喻內下賻儀庸志予意而元致賻外別致賻亦為舉行直輔故相廷龜
後也受學於湄湖金元行之門謹守師說篤學力行雅負士林之望 正宗末
以遺逸徵及 上冠冊起而膺命庚申赴 國葬官至吏曹判書平生謙慎不
以儒賢自處故門人無執費著名於世者云○己丑御仁政殿傳 宗廟 景
慕宮望祭香祝仍行四學儒生應講○藥院入診○御魚水堂行入直文臣應
講○庚寅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及藥院諸臣命進御蓼胡温膽湯調朱砂安
神丸一九煎入○御仁政殿行方外生進應製○辛卯藥院入侍○御宣政殿

行宣傳官應講○御仁政殿行闕內入直文蔭官應製○壬辰藥院入侍命遞
都提調金思穆以韓用繩代之○御明政殿行闕內入直文蔭官應製○癸巳
諸慶熙宮傳咸興永興 兩本宮衣幣香燭大臣藥院請寢不從○御仁政殿
行闕內入直文蔭官應講○御明政殿行入直六曹文蔭官應講○甲午召見
藥院提調仍命宣醞○命進御蔘胡溫膽湯停止大造地黃湯自今日煎入○
御仁政殿行太學生應製○以柳相亮為咸鏡南道節度使○乙未召見時原
任大臣閣臣○丙申以李勉莛為司憲府大司憲○丁酉詣 景薰宮 望廟
樓展拜○藥院入侍○戊戌觀象監啓言每歲恒星東行五十一秒是謂歲差
如嘉慶甲子所積之分為五十一分至于乙亥為一度二十一秒蓋日月五星
推步之法以計年分除於宿次幾度幾分之內然後與天度相合而從前計年
分滿一度則曆法隨而變改理固然也來癸酉冬至在於十月晦日則曆法不
無差誤我國曆官只憑舊法專昧通變故在前如此之時別遣有術業者質問
于欽天監兼得新法方書以來矣今冬節使行亦依例監官中別遣精明幹事
人期於質正曆法之地允之○以朴宗來為漢城府判尹○己亥○庚子御仁
政殿試方外儒生應製○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領府事李時秀曰竊觀近日

無日不殿座而原其事則不必殿座之事也且駕到殿座處所輒命停止竊料
聖意非為臨殿也專為轎上勞動頻數往來而然也命令之顛錯且置勿論聖
體之傷損當復如何寢睡之不寧水刺之厭進皆緣勞動之故也左議政金載
瓚曰竊伏見 殿下晷刻不能坐今早殿座已至三處舉措之忙迫猶屬小事
矣判府事韓用龜曰詳察此等症候然後可以議定湯劑伏乞下教焉 上曰
此予不能耐久之故也時秀曰膈間不平或有煩鬱之氣乎 上曰然矣時秀
曰調攝中聖心雖或煩躁鬱悶若下忍字工夫今日明日忍之又忍則聖候自
當平復矣○辛丑藥院入侍命進御大造地黃湯調朱砂安神丸一丸自今日
煎入○壬寅○癸卯以吳載紹為判義禁府事○甲辰詣 奉謨堂展拜○御
明政殿行文蔭官應製○乙巳詣仁政殿傳 太廟 景慕宮朔祭香祝○冬
十月丙午朔○丁未夜雷○戊申藥院入侍○教曰冬雷之作殆無虛歲言念
寡躬之不敏若負大咎噫寡人不明于德上自百僚下至閭閻奢侈成風浮華
日興將以何許道鎮壓此俗耶大臣三司直言無諱裨輔不逮○左議政金載
瓚右議政金思穆聯劄陳勉曰顧今可言者指不勝僂而臣等未暇逐事拈陳
今所以致災者宜 殿下自反也災已至矣回是災而可以為祥者亦惟在於

轉災為祥之喜實在於斯惟 殿下念茲批曰卿等所陳務當加勉矣○己酉
○庚戌御暎花堂傳 濬源殿香○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及藥院諸臣仍行
次對左議政金載瓚曰聖侯尚未快復此實大小臣民晝宵憂慮焦迫之時矧
今災異疊出繼自今恒留聖意於節宣保嗇之方然後可以為仰答天意之道
也又奏曰今年五道告歉而兩西與東北則穀簿至少拮据接濟之方浩無其
策民憂國計誠可謂茫然而苟有至誠為民之意則亦可為保民之一道也近
年冬雷無歲不有顧今溢目艱虞不待天災時變已至於莫可攸為而伏况近
日以來 殿下政令多錯舉措無常國事茫茫無止泊人心漸至崩潰違違如不
保朝夕目今悠悠萬事莫急於誠小民而所以誠之者惟在 殿下之一心必
以正心定慮為治己治民之本別下十行絲綸委曲丁寧洞示中外使遇灾垂
死之民咸知 上心若保之德意則庶可為維持莫接之一助矣教曰所陳好
矣當留念矣又啓曰貪吏即民國之讎也使生民必死者貪吏也致國家必亡
者貪吏也自古懲貪之法不在治逆之下者以其罪亦逆也已已三道之凶荒
振古所罕人將盡劉竭舉國之力必欲拯救則豈忍欺君欺民乘機濫手而時
移事過之後自多有揜不得者是可忍乎前後繡衣輒多僨誤徒損國威然而

在今按廉之道匪繡衣則曷以也兩西東北俱將設賑而民勢遑急無異已
以公明剛核之人另為抄擇歲首分遣於設賑諸道勿畏強禦不拘顏私凡柱
邑及他邑到底詞察若其無良不法者隨即執奏必以當律亟正其罪掩置道
臣亦用匿不聞之律斷不可少緩也至於還穀反查年前已以遣備郎抽柱考
閱仍為定式之意筵奏蒙允而時值差晚未得詳覈今年則捧還後即為依定
式分送於三南各邑以為一一查發之地從之○辛亥以李堯憲申鴻周為左
右捕盜大將○壬子○癸丑藥院入侍○議政府左叅贊吳載紹卒○甲寅藥
院入侍○命文任代撰繪音諭諸道災民○乙卯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丙
辰藥院入侍○御春塘臺行入直禁軍試射○以洪明浩為判義禁府事○丁
巳御仁政殿行漢學文臣講○藥院入侍○戊午御暎花堂行太學儒生應製
○己未藥院入侍○御明政殿傳宗廟景慕宮望祭香祝○庚申備局啓
言平安監司李晚秀狀啓以為本營壯十部作隊左列軍兵八千餘名當自十
一月初旬至十二月終旬分六番入番而散在十餘邑者各令齎糧遠赴則每
名私費不下三四兩今年歉荒若是孔酷入番鍊習特許停止兵營入防軍一
體停番事請令稟旨分付矣十部輪防之制至嚴且重而今年則凡係紆民之

政固當靡不用極依所請特停允之○召見藥院諸臣及時原任大臣閣臣○辛酉藥院入侍○次對○壬戌○癸亥藥院入侍○以朴宗來為議政府左參贊○行太學生應製于賓廳○甲子○乙丑○丙寅藥院入侍○以韓晚裕為漢城府判尹○丁卯藥院入侍○戊辰○己巳藥院入侍○命進御大造地黃湯加香附子鹿角膠珠各一錢石菖蒲七分自今日煎入前方中去酸棗仁乳香○庚午藥院入侍○御仁政殿行入直文蔭官應製○辛未召見藥院提調及時原任大臣閣臣仍行次對○壬申○癸酉○甲戌藥院入侍命進御大造地黃湯停止加味調中湯自今日煎入○乙亥詣明政殿月臺親傳 宗廟 景慕官朔祭香祝○召見藥院諸臣時原任大臣閣臣及冬至正使曹允大副使李文會書狀官韓用儀使臣辭陞也○給諸道諸都當年灾五萬二千一百六十九結○海西三等邑京畿尤甚邑關西軍身布京畿關北兩西尤甚之次邑還餉並分數停退○賑資京畿各穀六千石空名帖二百張齊州江華折米千九百九十石太一萬三千石租二萬石錢二萬二千兩本道兩在各衙門作畿畿海西空名帖一千五百張木一萬石各穀八千九百八十石零錢三萬兩關北各穀九千石月課穀一年條開東空名帖四百張各穀七萬五千石劃給○十一月丙子朔藥院入侍○丁丑藥院入侍○戊寅藥院入侍○御明政殿行闕內入直文蔭官應製○己卯○庚

辰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及藥院諸臣○辛巳命進御加味調中湯停止○壬午○癸未以鄭東翰為吏曹參議○甲申命進御加味定志湯自今日煎入○召見藥院諸臣○乙酉召見時原任大臣及藥院諸臣仍行次對領府事李時秀左議政金載瓚判府事韓用龜右議政金思穆啓言一陽初復百祿鼎臻聖體日康聖德日新臣等區區祈祝之誠有倍他時而明年即我王大妃殿下寶齡光躋六旬之年也月正元日丕舉呼嵩之儀庸寓祝岡之義邦禮即然臣等今方率禮堂入侍請亟降成命使之預為知委舉行教曰 慈心為謙尚未蒙允連欲仰勉矣諸大臣聯劄申請又會賓廳啓請教曰今承 慈心之回謹從卿等所請○丙戌○丁亥○戊子禮曹啓言來壬申年元朝 王大妃殿寶齡六旬稱慶陳賀時 宗廟 永寧殿 社稷 景慕宮當為告由而謹依先朝甲寅年例 宗廟 景慕宮同日正朝祭兼行祝文中措辭添入 永寧殿 社稷一體設行獻官以一品磨鍊舉行允之又啓言 大殿 王大妃殿中宮殿 惠慶宮 嘉順宮陳賀箋文方物物膳依例封進之意知委京外箋文頭辭令文任撰出允之○己丑御明政殿傳 宗廟 景慕宮望祭香祝○庚寅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禮曹啓言來壬申年正朝朝賀儀節當為磨鍊

而與稱慶陳賀相值矣自前如此之時正朝朝賀有只進表裏磨鍊之例今亦依此舉行允之又啓言王大妃殿寶齡六旬稱慶陳賀時儀節當為磨鍊而謹稽丙寅甲寅曆錄則親上致詞箋文表裏後親臨受賀矣今亦依此磨鍊允之○以南公轍為藝文館提學○辛卯上御宣化門藥房都提調韓用龜進轎前奏曰比日雪寒挽古所無而今日凜烈尤倍前日方當湯劑連進之時有此觸冒勞動之舉下情不勝悶迫伏乞即為還內教曰雖是大臣何敢煩瀆張皇若是之甚耶仍命藥房都提調韓用龜削奪官爵門外黜送提調李集斗令該府拿問各別嚴勘副提調洪義浩湖公投畀旋因政院議啓還收仍命牌招又諭用龜曰不過一時過舉即為入來俾輔嘗藥之任用龜上疏請勘批曰日保護子躬子豈無感日昨之教實出於難制之所致勿復更巽○壬辰放輕囚○癸巳○甲午○乙未○丙申吏曹判書朴宗慶陳疏乞遞許之○丁酉命移真寶邑治備局因道啓請之也○戊戌以柳和源為黃海道水軍節度使南公轍為吏曹判書○己亥御睽花堂行柑製居首李九會直赴殿試○庚子藥院入診○辛丑○壬寅以申大顯為漢城府判尹李冕膺為司憲府大司憲尹序東為司諫院大司諫○御魚水堂行太學儒生應製○癸卯藥院入侍○御

魚水堂宣醞于搃管○教曰民惟邦本本固然後國可以永恃噫彼四道幾萬生靈嗷嗷頌頌宛在於深宮耳目思之實甚矜憫若在已寢食靡安將以此意方飭廟堂申下內帑錢一萬兩丹木四千斤胡椒二百斗以恤之廟堂量宜分給精心分付○甲辰以韓晚裕為漢城府判尹○十二月乙巳朔○丙午○丁未○戊申召見藥院諸臣○己酉教曰日寒歲暮民事矜念當此無前大慶之在於不月念孜孜於薛屋暨宿衛鄉卒噫一衣一食也若不務加惜費豈有為民之本意乎令備局各別分付○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命進御加味定志湯停止天王補心湯自今日煎入○教曰畿湖民情已困於已庚歉荒之餘意者舊還必不得畢捧三路如有未畢捧處特為停退以紓窮民難保之急事廟堂星火分付○飭西北人槐園宣薦之規○丙辰○丁巳御明政殿行入直文蔭官應製仍詣暎花堂行太學儒生應製○戊午御暎花堂行入直文蔭官應製○己未藥院入診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教曰藥房內閣政院王堂直宿問安間日為之朝廷問安十日一次為之○庚申○辛酉平壤府大同館災○壬戌觀象監啓言彗星所在連日測候終不得見其已消滅的確無疑文臣測候官及本監別測候自今日並撤罷免之○以李

存秀為弘文館副提學○癸亥○甲子御宣政殿行都政

吏曹判書南公徽奉判李肇源兵曹判書

沈象

○平安兵使李海愚密啓今十八日四更後營下民人忽然波動填街出

城日出後稍安繼有博川郡守任聖臯私書送校言捉得邑民康麟查問則招

言嘉山出身李禧著以清北富民數年前移居於大定江邊多福洞深僻處以

採金之利招募人丁故至其處則數多軍兵衣黑戴青而有槍劍旗幟之屬又

有馬匹屯聚云當日營校得博川校所持賊牒二張而來言賊徒已犯嘉山邑

云監司李晚秀啓語亦同○乙丑○丙寅藥院入侍○以金履翼為司憲府大

司憲尹行願為司諫院大司諫○土賊犯嘉山郡郡守鄭著死之平安兵使啓

言嘉山郡守鄭著已被賊鋒所害而賊徒因向南路至博川境津頭屯聚距臣

營不過三十里云又啓言定州牧使李近胄單身來投言昨日二更賊兵來迫

定州城下吏隸內應開門納賊印符見失從間路馳到云請該牧使先罷後勘

罪○以申鴻周為定州牧使鄭周誠為嘉山郡守命給馬召見遣之○白接戰募

兵便宜從事可也○以李得濟為右捕盜大將○平安兵使啓言郭山郡守李

永植來到臣營言今十八日宣川秘關以為郭山前僉使朴聖臣進士金昌始

閑良張弘益掩捕押送云金昌始則出他未捕朴聖臣張弘益則並為結縛捉

送矣賊徒邀截中路殺宣川校二人解放張朴兩漢而四更羣盜突入衙軒奪去印符枷囚於長房故乘時脫身徒步而至二弟一子竟遭殺害所謂金昌始乃是賊魁云申時博川站撥軍來呈公事封一度外面書以朔州府使牒呈故即地圻見乃賊魁凶書譏辱臣恐恟臣者也至於遣刺客之說則以金大麟李茂景等曾經臣營校列之謂也凶書封入於狀啓中即聞賊徒今日曉自博川邑還向嘉山境云今此徵兵非不嚴急而昇平已久人心狃安聞風逃散十室九空徵發此遲紀律所關萬萬悚悶○平安監司李晚秀以先調順安縣壯十部軍二哨往援安州啓○丁卯備局啓言嘉山土賊初以採金之徒至有搆亂之變其本專出於金禁不嚴之故也當該地方官雲山郡守韓象默為先罷黜郭山郡守李永植擅離官次令本道行查而姑先改差教曰此時與他時異並以本道人擇差以白慶楷為雲山郡守鄭敬行為郭山郡守命除朝辭赴任○以鄭晚錫差關西慰撫使召見曰下去善為之也晚錫曰臣既蒙慰撫之命只慰撫士民乎仍留營下軍務亦為叅聞乎上曰軍務亦為叅聞可也仍命兼監賑使○諭關西道帥臣守令文武士民吏胥軍校曰嗚呼咨爾關西之人明聽予哀痛之語嗚呼皇天不吊我邦家維庚申之夏我皇考正宗大王遺棄

臣民藐予小子以冲幼之齡承艱大之遺今十有二年于茲矣予自惟涼德不克上畏天命下答民心夙宵耿耿憂懼恐或顛蹶我先大王畀付之重乃者嘉山土賊之變起而清北幾十萬生靈入於塗炭魚肉之中是予之罪也凶年饑歲竊菽之患何代無之而嘯聚徒黨盜弄兵戈攻破城邑戕殺命吏凶鋒鴟張中外騷然即黃巾綠林之類也嗚呼風俗頹敗而予不能正之紀綱解弛而予不能振之民生困悴而予不能恤之貪官墨吏縱橫恣肆而予不能察之無一政一事之可以迓續天命允叶民心者書曰萬邦有罪在予一人嗚呼予豈敢自恕哉嗚呼彼賊魁之蔑倫敗常自干天誅予不敢赦若其隨從之徒黨大半我赤子之誑誤者原其心寧欲隨凶魁犯大逆哉特為飢寒所驅迫而凶魁脅之耳今聞道帥臣協力勦捕期即掃平此雖不可已之事勦捕之際若使無辜橫罹於鋒刃豈曰行天討而救民命乎其叛逆官軍者固在勿論其自知誑誤脫身歸順者齒之平民俾復其業其擒納賊黨自贖其罪者視其輕重而另加賞給有能捕納賊魁者千金之賜專城之職當所不惜予豈食言至於各處士民之舍其井里奔走波盪之狀如在目中而最是飢民之望哺者忽遭賊變填於邱壑者必不知幾千百人嗟我民斯何辜于天乃罹此凶念至於此怛心

酸鼻咨爾方伯帥臣及守宰克體予哀痛之言一邊奮發威武期於掃蕩一邊竭心賑凋期於拯活毋俾予重獲戾於天命人心嗚呼關西一路人風民俗素稱質厚而尚義慷慨磊落忠君向上之人自古相望豈於今日獨無此人其各勉爾忠義交相告諭各守乃業安堵如常毋以一時驚擾之故遂謂國家置爾等相忘嗚呼爾西土之人爾無負予而予則不克盡為君之責使爾等遭此板蕩驚動之患予實負爾等予有何多誥茲遣兵曹叅判鄭晚錫為慰撫使往代予言咨爾道帥臣守令文武士民吏胥軍校明聽予哀痛之言○平安兵使啓言捉得博川人俞成浩韓貴奉其供言今二十日開東時賊入邑中數不過五百餘名而騎馬者四十餘人兵營校金大麟李茂景李茂實投入賊黨欲為殲賊反為所殺賊黨等不日再往嘉山待郭山定州兵齊到合力來攻安州云又接該郡守再書言賊陷本郡郡守徒步向安州境聞其母為賊所捉還向舊路亦為被執見奪印符方在枷囚云博川通引李基榮所告以為賊魁即名不知洪哥所謂亞將即禹君則吳龍珍崔大元而所着服色青軍服以紅緞為號衣所戴或戰笠或豹皮冠卒徒皆以紅巾裹頭云又賊徒凶檄辭語絕悖而宣川府使金益淳以受降懸錄郭山郡守李永植以棄印逃走懸錄云○平安監司

啓言李近胄李永植棄城失印金益淳稽顙賊庭之罪又以博川郡守任聖臯失符見囚价川郡守任百觀遇變恇怯并請罷黜又請定朔宣川郭山嘉山博川五邑印符既皆見失新守令下來時并與巡兵營所在左隻一體新造以備徵發云又以巡營下火藥庫內捉得越牆之賊嚴覈情跡抵死緘口明是賊黨作變之計梟首警衆馳啓○備局啓言寧邊府使吳淵常今已內遷其代以前前府使申鴻周仍任定州牧使之代以前承旨徐春輔差下慈山府使申在明受由上京稱病不即還官拿問嚴勘其代以南陽府使金處漢移差宣川府使金熾价川郡守柳相弼博川郡守李運植並差下皆令給馬下送允之○申鴻周徐春輔兵殺常金處漢金熾並付召募使○戊辰召見時原任大臣領府事李時秀曰關西賊變不過草竊可不日掃蕩聖心不必驚動矣左議政金載瓚曰禦賊之軍不可專委於兩西矣行大護軍朴宗慶曰命將出師之際他道軍猝難徵聚勢將以京軍量宜調發矣上曰爛加商確量宜調發而命將則誰可為之載瓚曰英廟戊申年以文宰兵命恒為都巡撫使矣如此之時勿拘文武而見今將臣中李堯憲能得軍心實合此任堯憲亦慨然自任臣等方恃重矣從事官則戊申亦以文臣差出而大將自辟矣領敦寧金祖淳曰命將之

際自有專制之法今此巡撫使則某官以下使之專制乎 上曰節度使以下不用命者先斬後啓而軍務等節皆令便宜從事可也仍教曰尚方劔一口亦當出給而其餘舉行等節出去爛商後皆以文字稟處可也○以李堯憲為兩西巡撫使中軍朴基豐從事官徐能輔金啓溫並單付○召見藥院諸臣及新除守令○以金履翼為司憲府大司憲尹行頤為司諫院大司諫李澹為左捕盜大將○教曰巡撫使啓行之日在近其日當於敦化門外行推較之禮將官軍兵等當犒饋仍招五部坊民中父老慰問該房以此知悉○己巳召見藥院諸臣 上曰方當出師之時輪直似不緊姑為撤罷好也都提調韓用龜曰向筵亦有兩仰陳者而今雖出師之時 上俟尚未快復湯劑連為進御而輪直且無貽獎之端其在慎重之道豈可遽然撤罷乎臣未敢奉承此教矣 上又曰當此出征之時慶禮有難備禮而為之來初一日陳賀進定於出師前只率大臣二品以上從便行禮似好矣都承旨洪義浩曰諸大臣之言皆以為雖出征之時莫重慶禮固無不可行之端云矣○次對召見藥院提調○命自二十七日至初一日各司藏牌○黃海兵使趙啓啓請禁御兩營下番軍便宜徵發而附近邑餉穀與某樣公錢隨時取用備局覆請許施從之○獻納任燦上疏

論定州前牧使李近胄郭山前郡守李永植臨亂逃避之罪請快施極律批曰
令廟堂稟處○庚午命進御天王補心湯停止定志湯自今日煎入○教曰今
聞徐判府事來到城外云此時異於他時須即入來叅聞廟謨○備局啓言廟
務今方鞅掌兼兵曹判書沈象奎勿拘格例差有司堂上安州牧使趙鐘永瑞
興府使金喆淳并姑改差其代以武臣中有才局人擇差給馬下送允之以申
大僕為安州牧使李宗懋為瑞興府使○備局啓言即見巡撫營草記則以為
出征步軍以七哨啓下而其中自願軍二哨應募者僅為七八十名師期在明
請以御營廳鄉軍二哨除出以充不足之數矣鄉軍苟充未足增壯軍勢請置
之允之又啓言慈山府使金處漢方以巡撫使將官明將出征其代令該曹擇
差以趙華錫為之兼召募使○領府事李時秀左議政金載瓚判府事韓用龜
右議政金思穆聯劄請退巡撫使啓行之期略曰巡撫使出師期在明日矣賊
報初到之時清北五邑相繼失守故遂有遣將之命昨見道帥臣所上密啓則
賊情虛實已得其槩兵營軍勢漸次整頓且念清北列郡必有懷忠尚氣之士
同仇共憤仗義糾合巡撫使少退啓行之期先遣一裨將獎率幾哨精銳疾至
安州與帥臣協力出戰則清北義士亦當響應自至始令巡撫使以大眾繼之

則是兵家先聲後實之方而亦為師出萬全之策也。批曰：卿等所陳正合予意。鼠竊狗偷之盜，自作於小窟之中，豈可以堂堂訓局之軍遽命率師啓征哉？依卿等劄奏，即放團束之軍兵使之各還其家安心休息，明日量送訓禁御三營馬步幾許，哨一以精銳為心期於不日討平。○巡撫營啓言：訓局步軍一哨禁衛營京中哨一哨馬兵一哨開城府馬軍一哨各該將官率領使左別將金處漢都領明日曉先為出征。○備局啓言：命將出師之初，固當先明賞罰以立紀律。嘉山郡守鄭著抗賊不屈，闔室並命，危忠卓節，有足以破賊膽而風四方，特贈亞卿之職，收錄其孤，別致恩侑，厚給棺槨衣衾之資，沿路護喪，優助葬具，仍為厚恤。妻孥定州牧使李近胄失符失印，棄城逃走，公法師律俱合，必誅待拿。來嚴鞫，用律郭山郡守李永植亂出之前，已為擅離賊入之後，仍為逃去。宣川府使金益淳博川郡守任聖臯所犯俱是賊關，所出令道臣詳覈以聞，以為各用當律之地。節度使李海愚以閫外專制之將，賊窟隔在一江而不能為詞探之計，凶鋒連陷五邑，而不得為備禦之策，顧其罪自有當律而第今未平賊之前，有難易將姑令戴罪行公，俾開其立功自效之路。允之。○巡撫營啓言：左別將金處漢才已啓下矣。節制約束之際，多費辭說，抵死謀避，師律所在，萬萬寒

心臣師啓菽之日集示警衆次今方嚴囚而明日出征都領以中軍朴基豐定

平朴升鉉疏請被災諸道遣御史監賑仍諭慈山前府使申在明稱病不還官

之罪請施當律又請治本道帥臣不職辱國之罪批曰令廟堂稟處帥臣事姑

觀來頭處分○備局啓言關西監賑則既令慰撫使兼管舉行海西東北三道

亦為待設賑別遣御史董飭賑政詢諮疾苦果為得宜可之○教曰災歎民窮

鄉里騷擾九重深憂倍加平歲况西路雄邑賊徒來侵京師沿路驛啓相連豈

可以此時此狀忘念民事乎爾等先王之赤子寡人之所愛恤惻然者爾等

之仰哺無異先王之時寡人惻傷繼述先王之至仁聖德則當今日不測

之憂雖弛流離顛連之思言念目下之事寧忍忽於顧摩莫接之方乎浴爾八

道衆民毋使妄動毋致棲屑付之於方伯守臣以答子懇懇之意事另飭于八

道四都至及於州牧郡縣廟堂星火分付○壬申黃海兵使趙啓狀啓以為本

州龜洛坊烏合頑悖之類成羣作黨而其中盧仁淡金汝詰洪務竹郭成楫四

人自稱魁首聚合屢百名專事暴掠且不無關西賊氣相連之慮臣營八坊營

牌中精抄一哨使之領率捕捉則亂民輩不知官兵之威或持槍劍或持亂棒

送中軍一將官將校十九書吏二文書直二馬軍一百十九步軍二

百三十二騎上馬二百三自京出去關城府馬軍一哨境上領付○辛未持

敢欲對戰故一齊向前捉得賊魁盧仁淡郭成楫二漢脅從桂中大等十名而
餘黨率皆逃散魁首之漢當日為先梟首于陣頭以警眾民脅從十名各嚴棍
三十度懲勵金汝詰洪苻竹兩漢自臣營發捕期於捉得教曰今見狀辭此道
又出竊發聞極痛惡雖與西關少異備禦之方有不可少忽申飭兵營深加警
慮以為攻討鎮安之道而帥臣之董飭將領勦滅賊魁捉得賊黨深加嘉尚今
下內帑大豹皮一領帥臣領受將官則賞加○教曰昨日出征將士冒曉啓往

是王事赴戰者心甚撫念令戶曹該營厚給恩典慰撫家眷○平安監司啓言

臣營中軍李鼎會領率壯十部中五哨兵纔已前進

五百三十三標下一百五十標與兵營兵協力出戰而方又精抄列邑兵領率

繼進俾作後殿臣營則今方極擇丁壯整備器械團束節制以為防守之計藥

山山城則寧邊府使吳淵常雲山郡守韓象默价川郡守任百觀泰川縣監柳

鼎養調設四邑兵方并力守城慈母山城則徵發所屬七邑守堞軍兼任管城

將殷山縣監金箕殷領率防守寧邊安州間有直出价川之間路最為可虞故

嚴飭寧邊府使使之詞察又使价川郡守發一枝兵進駐防守自肅川由永柔

龍岡轉入三和則有直達安岳之捷路故使三和府使金煥龍岡縣令申在業

各率該邑軍嚴加防守祥原三登皆是兩西交界之地成川陽德亦與關北隣近故嚴飭四邑守令各守要害賊兵既入秦川則德孟龜朔及江邊諸邑亦不可不慮故別關嚴飭使之各守要害即接寧邊府使吳淵常牒呈則二十四日忽有賊竒調軍防守之際守城中軍南益顯座首金遇鶴等顯有和應之形色故即地斬首鎮定軍民云又接兵使密報則定州將校高漢變所報以為賊黨中自稱副元帥者方留屯於定州城內招募軍卒邑中富鄉依附者多流丐之徒日漸應募故賊之初入定州也不過為九十名今則已過數百邑民則依舊居生官屬則如常舉行云今二十四日六日夜炬火百餘把擺列於博川地松林村距清川江不過十里許抄擇丁壯軍九哨使兵虞侯李海昇咸從府使尹郁烈順川郡守吳致壽領率前進先擊松林村留屯之賊申飭中軍李鼎會催趨軍兵協助勦擊平壤府城內外儒生武士等有倡義募集自願赴戰者多至數百人誠極嘉尚○平安兵使啓言安州人李茂實自賊中逃還故究覈則為賊徒所脅隨行軍校矣同生弟茂景因金大麟之行刺事與李仁培見殺於賊手而枷囚渠於博川獄故暗地脫歸云既入賊黨又為潛還欲探動靜者萬萬凶穉故即為梟首○癸酉藥院入侍○正言安尚默疏論關西道帥臣之罪請

亟命遍改無至偵誤國事賜批不允○命施興海郡人物淪死三十四名別恤典○甲戌次對 上曰廟堂多有所講究者乎左議政金載瓚曰臣等連日開坐於籌司有所商確者而第念智慮淺短措劃之際恐有踈漏之慮矣○遞昌城府使沈擇之以許乘代之○備局啓言茂山穀自戶曹發賣時以一兩定價專出朝家為民之意而京差不有本曹知委勒定高價一道騷然而道臣初不禁斷一任其意不可曲恕請咸鏡監司趙德潤罷職該差人待新道臣到界嚴覈情節苟有所犯梟首境上以謝南北關民心允之○巡撫營啓言即見臣營中軍朴基豐馳報則軍行今二十九日到開城府止宿該府馬兵一哨領付者更為點閱領率前進

純宗淵德顯道景仁純禧文安武靖憲敬成孝大王實錄卷之十四

(B)
732.55
4724
[v.27]
no.14
0230271

昭和七年七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七年七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27]
no.14